廿十五

墓誌

墓碣

少華稿 十一

雷淵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墓誌

雷淵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

六代祖考茂朱縣監 贈議政府右賛成府君

墓誌

公諱復始字善初南氏受姓自新羅英毅公敏分籍于宜寧自高麗樞密直副使君甫入 國朝領議政諱在相 太祖 太宗有功直提學諱簡以貞白名 世宗時其先也直學曾孫孝温上書 成宗請復 昭陵當世號秋江先生至廢主燕山君喜殺士而先生已卒戮于塚叔父進士忺坐謫鎭川進士子孝義

以侍從廢不用　中宗初始通顯至判漢城尹嘗為
都御史抗疏論宗人衮奸邪將禍國後如其言是為
公曾祖祖諱慶春通禮院左通禮考諱孟夏處士行
高潔其卒史官欲書卒如黃憲為不悅者沮之識者
益知其賢也妣海州鄭氏忠勳都事承休女公之生
以嘉靖丁巳去處士公卒甫四月矣自能言而已自
悲不知父而少長以所事父者事其兄謹祭祀以致
其孝輕財喜施常急人於窮石洲權公高其義數延
譽於名公間　萬曆壬辰　宣王幸平壤除公尚衣
院別提移禁火司甲午以母憂去服除復繕工監監

役遷氷庫別提以刑軍門伺候郎廳往義州由内資
寺主簿出監茂朱縣又監安峽不起尋有疾歸湖西
明年己未正月二十日卒夫人慶州金氏左議政忠
翼公命元女閒静有婦則事姑如公志男長鎮儀賓
府都事次錫慶山縣令李銑吏曹判書貞敏公公之
溥 贈左右賛成金氏貞敬夫人以銑也二女適柳
宜涵李慎徽初判尹公葬于楊州東海谷之南阡而
通禮處士皆墓其北阡金夫人先公二十七年卒卜
其東坐艮之丘公卒而合封焉李文忠公廷龜銘其
碣

五代祖考儀賓府都事 贈户曹判書府君墓誌

公諱鎭字鎭之宜寧之南世有名顯具著先志中考諱復始茂朱縣監 贈議政府右賛成妣金氏議政府左議政慶林府院君忠翼公命元之女公始以慶林公蔭授 昌陵叅奉丙午中進士轉軍資監奉事尋以 宮闕監役勞陞六品拜繕工監主簿出監陽智縣居三年換授懐仁以憂去去喪由司宰監主簿出爲聞慶縣監踰年歸以儀賓府都事卒于家辛未九月二十七日也後以子原從功 贈承政院左承

旨以孫龍翼秩正一品 贈至户曹判書夫人貞夫人公孝弟清夷語笑去畦畛所與游皆一時名流而皆見其愛慕又好爲詩晩益喜酒豈樂以終壽五十有八夫人高靈申氏郡守汝灌之女擧三男一女男長渭薰才而夭次渭朋通政仁川府使李渭演 慶基殿參奉生員趙益韓其女婿也繼夫人河陽許氏士人成龍女無子蓋公嗣葬於贊成公兆下而文憲公表其石二夫人同域而異其封

高祖考仁川府使 贈議政府左贊成府君墓誌

公姓南氏諱溭朋字益吾宜寧人考諱鎮儀賓府都事　贈户曹判書妣高靈申氏郡守汝灌女以　萬曆甲申生始仕為北部　慶基殿　泰陵參奉轉濟用監奉事漢城府參軍陞軍資監主簿選授稷山縣監尋罷又出監軍威縣時以朝令振刷公賤郡邑爭為苛幸無罪公坐上口簿獨少廷尉問竟論配然威民溭不冤踰年赦歸久之驟拜漣川茂朱縣監由茂朱令新溪縣自新溪守槐山郡　顯宗幸溫訪循良吏宋文正公浚吉以公對尋坐微文解敘平市署令軍器寺僉正出仁川府使公年已七十吏部白　上

越格而用之重海防也御史以治家一道間進通政
階　賜帛而褒之公自以年至力辭去觀察使以聞
上曰老而尚強吏民信愛宜毋遽仍令吏部促還任
明年竟棄歸拜僉知中樞府事以戊午八月二十九
日卒葬揚州東海谷都事公兆次夫人申氏祔公篤
於內行與人甚忠為治長於撫循其為民計便若如
赤子之擇燥濕故民賴之不驚於水旱去後益見思
嘗有陰德於人而終不自言知者以公為長者也夫
人處士復一女端淑孝儉通古今識道理公清簡絶
人而夫人佐其內所至州郡簾門若無人教文憲公

幼時以文義相問對書未竟夫人不先寢後文憲公爲 四朝名臣 贈公至貳相夫人貞敬夫人母之訓也舉一男三女男即文憲公諱龍翼女長適縣監李重蕃次都事愼徽典士人李嬶金文忠公壽恒銘其碣

祖考慶尚道觀察使 贈吏曹參判府君墓誌

公諱正重字伯珍姓南氏宜寧人考諱龍翼吏曹判書文憲公妣平康蔡氏持平 贈副提學聖龜女以孝宗癸巳生少寬中有守服習訓典甫弱冠已負宏儒名辛酉中進士甲子除内侍教官陞司䆃寺主簿

轉戶曹佐郎出監抱川縣己巳擢增廣文科時文憲
公遭世禍屏于田里三年又竄北塞其明年壬申卒
粤二年 上追羣兇追復文憲公官而公首拜兵曹
佐郎移司憲府持平違 名下吏乃供曰臣於立身
之初有處義不明之罪雖 聖朝寬大不以是罪臣
臣敢不自列乎臣於己巳 殿試之日傳聞有 內
殿誕日撤供之 命而既無以的知虛實又不能特
立意見惝恍疑信之間未免隨衆納券而退而思之
場中往来之說雖未得其真的既聞驚心之報則曳
紙徑出固是第一義而慮事未精處變失正雖其心

非出於貪榮顧何以向人自解乎乞蒙屏退使得沒齒自靖焉 上命特放復名復違 命坐罷叙入弘文館爲修撰力辭免又拜校理屢下 旨勉出公不得已出謝因災異獻劄條陳時政闕遺民生疾苦累百言又尚方以 內旨入漆椒公言 聖旨豈容不由政院該司豈容私供 御用即此一事足爲萬世弊源臣之深憂豈漆椒小費之謂哉又掖庭人稱 上旨牽槖駞入 內公上劄引旅獒爲戒 上知公醇謹又思文憲公忠遇之特厚尋以母老陳情乞外不許特賜衣資食物以養母 異恩也會久旱公請

別遣劉明御史審理外因其有抱枉久繫監司守令並從重論從之又一罪囚已論死而律未應死公争之 特命減死大臣以天旱議疏釋已已被罪人應教金公鎮圭抗章駁之 上怒罷金公職公又盛言威怒之失平扶抑之過中丞請收還 不從仍復乞養得襄陽居數月内遷司諫院獻納尋入館職差備邊郎廳常帶知製 教又兼侍講院司書中學教授自吏曹佐郎移獻納時臺臣俞信一劾銓官吳道一行私而大司諫李墪駁罷信一公言信一所謂植其所昵者指墪而發在墪不當劾攻我之人墪引避反

謂公護黨公亦乞解 上曰予臨群臣久豈不知賢否哉好議論護私黨非南某能事也仍諭公就職而公竟驟章遞戊寅因前縣監申奎疏下群臣議 魯山君及 中宗廢妃愼氏追復當否公議 魯山君出遜群臣所強執非出 先廟本意追復之舉惟在斷自 聖心參以輿情 愼氏廢黜國人之所共悲然到今數百年之久後 嗣王之世強躋 清廟重配 先王恐有所未安稍加尊奉之節修治墳墓官給祭祀恐合情理他議者多此意竟如議施行尋承命廉問海西還拜吏書正郎兼文學校書館校理漢

學教授陞應教兼輔德差輿地纂修郎廳由掌樂院
正進階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公不樂居內又
爲母求養除三陟府使未赴改忠清道觀察使公以
乞郡而得藩爲未安又湖臬法不得將母即陳章得
觧由承旨拜廣州府尹甫上任正言李東彥追論已
巳殿試事請一榜皆削仕版公即日胥命于江
上數月竟遞歸田里久之拜天安郡守屢狀不赴又
拜綾州牧使力辭如天安時大臣奏請督赴踰歲棄
歸在道拜慶尚道觀察使止城外上疏乞免曰臣之
處義無狀初既自引於供辭及疏本而不能抵死牢

讓寘謫至今以此罪臣臣亦無辭何至惡言相加驅人於倫理之外而後為快乎然臣義在自靖不敢為自暴計也屢違 名不起大臣以終不可強奏請許遞是秋屬疾卒于寓舍甲申七月辛酉也壽五十二

上遣官吊祭如禮九月壬子葬于揚州文憲公兆次負甲之原所著述有碁峯集若干卷公事父母常有愉色服勞如僮豎不命之退不敢去左右也自文憲公掌文柄又長吏部去公車不事不妄通賓客士大夫服其家法立朝持論公平不苟為同異惟問是非如何佐銓秉筆所通顯必循一世人望不置絲毫己

意是以多忤寡與黨閣請坐門外無車馬為文辭達理暢尤長於館閣一時 王言代草多出公手為政善恕以己之欲惡推諸民凡可以傷民者若病於己故民順之律身以臨下故未威而禁貞夫人慶州李氏吏曹參判寅熿女端莊靜一燕居無漫語後公十年卒壽六十三祔公墓左舉一男漢紀以耆秩至同知敦寧府事 贈公吏曹參判六女適正郎李廷爀士人李昌朝判官洪禹集大司諫李道謙進士鄭錫命掌令閔翼洙內外孫曾俱載行狀中

子婦恭人竹山安氏墓誌銘 并序

恭人安氏竹山人清州牧使宗海之女進士南公輔之妻也生七歲母尹淑人疾病恭人走泣于祖廟默然如有禱者父大奇之則授以小學十六歸于南氏南氏多婦女其誦恭人之賢如一口出相與言婦人之賢者必曰得如安氏否也公輔二十七成進士其明年戊辰死時恭人有身月且滿在母待乳家人不忍告既生子乃告恭人曰夫病而不親湯餌夫死而不躬含襚起居言笑自若也飲食衣服無變也如是而不死三綱墜一矣遂矢心自盡日夜哭不能聲未幾舅居大舅憂疾且亟無他子若女恭人則匍匐扶

苫中自力視粥饘一起九僵不自知其身也舅每食必垂泣而勸之恭人輒為加一餐惟恐傷舅志然毁已至骨竟以翌年六月庚子終壽二十九鄉黨諸公謂其死有古烈女風列其行申狀宗伯宗伯以
聞
旌其閭八月穿其夫之墓祔諸左始公輔年可室也有女之家多求之未有許也一夕父夢女子冠而拜于廟廟中考樂以為節既寤而曰女而冠安也神告其吉矣遂許于安既入門果賢在舅姑愛而敬在夫莊而婉在群和而訒滋久而滋不懈業業如始來之日如是者十四年而死嗚呼何吉之無終也雖然惟

一子在尚可以徵於後也乎子名麟考今年十三其
姊今十六嫁青松沈能進銘曰
命之薄有烈之名烈故光其幽也明

贈貞夫人安東權氏墓誌銘 并序

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非古也然必其賢者也婦
人內而不出言其賢必有徵於人然其徵焉者又必
賢者而後乃信也余之銘貞夫人權氏也徵於故侍
郎吳公伯玉夫人者侍郎公之元配而侍郎公之爲
人誠質無偽不以言循人故其言皆信則余之言亦
將信於人乎夫人安東府人考諱定性高城郡守妣

宋氏牧使炳翼之女于遂菴文純公爲曾孫而于同春文正公爲外玄孫自幼小服習家訓甫及笄婦道已成其歸吳氏姑明安公主已卒舅文孝公老左右服事者少當意獨夫人在側輒欣然曰是醇重有度真遂翁孫也盖夫人之養老也樂其志意樂其耳目順於未言憂於未疾一坐立無敢專以侍郎公之孝心無窮也於夫人之養始終無毫髮憾家居游學心充然有得忘其身之無兄弟也用夫人賢也其在燕私所言惟古孝子事父母之道及古夫婦相與儆戒者其言皆可誦於人也文孝公門族大食於家者常

數十人夫人藐然處其閒恂恂謹於禮而已然常見重於尊長之賢者尋居文孝公憂持制已嚴既練而病未及祥而歿其婦於吳甫四年耳壽十九而已吳氏之人悲思之久而不懈侍郎公之屬余銘也去其卒且十年矣言其孝未嘗不泣下夫人卒戊戌正月葬廣州月谷後二十三年侍郎公卒而合窆焉夫人惟一女嫁郡守南公鄒後夫人崔氏舉三男載純縣令載維郡守載紹二女適教官沈以鎮尹頤厚南氏女幼時疾幾殊崔夫人于時亦病崔夫人祝曰吾不忍前夫人之甚賢而無子天若不欲兩生之以吾子

代女之身既而皆瘳鄉黨聞之咸服崔夫人之仁而益信權夫人之賢與侍郎公之家風也銘曰

余觀婦人之賢者蓋或以文而蔽質孰如夫人匪言匪貌維德之一事親能養其志事君子先治其身斯可以興教於閨房聲于詩敢告風人

禮曹參判贈議政府領議政朴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師正初名師聖字時叔有所避改今名字以舊行朴氏系出新羅太祖高麗初受籍潘南其先有文正公諱尚衷以節義文康公諱紹以學行忠翼公諱

東亮以勳名文貞公諱瀰以文章皆大顯而朴氏遂
為甲族考諱弼夏 敬陵參奉 贈左賛成錦寧君
妣 贈貞敬夫人尹氏觀察使攀之女以 肅宗九
年癸亥生公丁酉擢庭試乙科薦入藝文館為檢閱
己亥荐遭考妣艱服除由待教陞奉教以新薦為黨
人所敗力辭史職遷侍講院說書轉成均館典籍不
拜壬寅群兇用事將以其黨畀史局而甚憚公出監
懷仁縣未幾誣獄起伯氏錦原公以不參勳盟被竄
公屏居鄉廬跡不入城市至今 上初與諸臣聯疏
請誅一鏡乙巳首拜司諫院正言上疏言時事得失

仍論致雲等附麗猾夢濫占史薦狀於是薦中人趙
顯命宋寅明迭起反詆公引告遞尋選入弘文館拜
副修撰陞校理合兩司討耉輝等五賊日求對爭甚
力而　上竟不從是時議建四大臣祠相臣以為宜
建于四臣受　命之地公謂一祠並享尤見愍忠之
義　上從公議尋差　肅廟實錄郎拜議政府檢詳
奉　命廉問湖南還復入館職上劄言南九萬容護
國賊崔錫鼎變亂經義尹趾完敢逞丁酉之疏釀成
辛壬之禍此三人者皆　聖考之所痛斥者而况違
極力崇奬至配食　廟庭謂宜速行釐正以嚴祀典

不省有罪囚上變 上直令梟示 命承旨監刑公
又劄論 國家刑人自有三尺不取服正刑旣乖獄
體且以近密之臣行獄吏之事不幾於一舉而兩失
乎不納已拜司諫院獻納兼司書東學教授校書館
校理轉吏曹佐郎 孝章世子入學以兼文學相禮
時因 慈殿受灸 書筵輒停稟公進言 東宮甫
齒學講誦爲急 書筵雖行於受灸罷後日晷尚未
爲晚不宜拘於彌文以貽寒曝之譏 從之無何權
兇復起用追論辛壬事有唯諾承對等目朝著一空
公以承對三司坐罷戊申亂作 上命收召舊臣叙

為挍理不拜尋還吏曹佐郎疏斥判書尹淳調郎官
違格忤 上旨黜補興陽縣監秋 命內遷授副應
教從縣道封章陳不仕之義不 賜批還送歷應教
執義司僕寺正俱不拜 特補慶山縣監以交承嫌
改南海縣令數年之中六就吏再投荒而毅然不少
撓士論倚而為重久之入拜宗簿寺正俄還館職
宣懿王后薨始入爾旋又力辭就吏明年春乃得出
以僚嫌遞差還 陵都監都廳工訖擢授承政院同
副承旨遞拜安邊府使秋入為大司諫自是累遷刑
禮曹參議或拜或不拜乙卯除吏曹參議初不拜至

再則拜屢當獨政甄別流品不枉尺度以名論見招
者必先收錄以勢力媒進者毋敢濫叨主時論者滋
不悅而會有言者訐以偏私公力辭罷叙拜兵書叅
議又改吏書　上怒臺臣趙泰彥將置極刑而旋寢
之特罷擬望銓官而公得罷未幾復授引前事固辭
戊午拜江華府留守時公李子被儀賓選修撰洪重
一疏詆之至謂都尉一出廟議先屬蓋公久處三司
銓地言議注措積爲人媢嫉故假此而發也公驟上
章乞解得請乃已俄拜漢城府右尹移都承旨改禮
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提舉奉常寺己未　温陵

復位用都監勞加嘉義歷左尹工曹參判轉禮曹同知　經筵春秋館五衛副摠管提舉籌司提調以光佐方據首相固辭得解以是年十月二十六日暴疾卒壽五十有七　上震悼祭賻外別　賜柩材以都尉貴　贈議政府領議政公爲人愷悌溫雅事親至孝其侍錦寧公疾未嘗解衣設寢二十年如一日其居內外憂非甚病饋奠不以人也衰麻不去身也以所事錦寧公者事李父文敬公其處兄弟族戚恩意藹然皆可爲有家者模範性又簡穆不喜立言論而至是非淑慝之辨剖斷甚嚴不喜徵逐交遊而官資

升沉無與人先後意故人亦無怨陶山李文貞公嘗
嘆曰使今之仕者皆如時叔何憂躁競之成風哉配
咸平李氏　贈參判宅相女通書史識事理宗黨稱
爲女士後公十九年卒祔公墓擧四男興源進士有
文行昌源擢魁科官正言皆早歿亨源明源尚和平
翁主封錦城尉二女適金基祚李度陽興源三男相
德今參判相岳進士出後亨源相喆府尹出後都尉
亦早卒昌源取族子爲嗣相德子綏壽餘不具錄公
之墓凡三遷今在高陽郡圓塘里參判公以尹尚書
景儒狀謁余爲幽誌余與公數面而已然竊覸其氣

貌凝定可知為端人吉士也後從士友間聞公居家行誼益詳而又見其立朝名論侃侃有古人風屢閱平陂之會而不易素守又自信所以知公者不誣而喜斯世得有斯人也無何公遽歿矣閱世滋久益知公之可惜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介不絕俗和不同流匪詭匪隨維義之求遐不胡耇以昌厥施有贏在嗣徵此銘詩

伯嫂令人延安李氏墓誌後記

丘嫂令人之葬也從子公弼既自為誌納諸壙矣已又錄其閫遺者數十則屬余敘次為不朽圖嗚呼余

少伯氏二歲而令人與伯氏同年生自入吾门從少
至老盛衰悲樂余實與之終始知令人莫如吾詳公
鄉之要余一言固宜也遂就其所録粗舉其大而可
書者以遺之令人延安大姓考諱雨臣户曺叅判
贈左賛成妣　贈貞敬夫人尹氏自幼少端厚婉一
已具婦人規度而尹夫人之敎之也愈肅而弗弛年
十七以歸我伯氏盖吾家與李氏有五世兄弟好居
又隣比子女之賢不待媒卜而知故先君子與叅判
公成言於燕語之間而結褵之辰闔門相賀以得賢
婦先大母李夫人至垂涕謂諸女曰未亡人及見此

婦即死亦不恨吾家嘗自鄉庄返京第奉安諸位祠宇將行薦禮而令人獨在家辦具鉶豆齊整酒羞芳潔以至遮卓爐盒靡不秩然以序於時令人一新嫁幼婦耳諸在事者相顧嗟賞知其有幹家才也令人知識過人遇事必見大義以伯氏之端穆少可而常見禮重雖在燕私未嘗有褻容戲言先君子有疑不能決者輒召令人諮之未嘗不稱善吾家甚貧窶而伯氏事親孝不畜私財一已供奉専倚令人之賢而令人黽勉經理衣服必精好飲食必調適其他隨身百具必皆稱協雖其心力勤瘁之已甚而有亡契活

之談一不及於伯氏之耳御婢僕善因其性不以聲色而咸得其誠服罔敢踰越指畫余亡室俞夫人常稱姒氏治家規模如施繩墨使人寡而斂衆用物約而斂豐此可見閨房中斡畧云性又沉靜喜怒不輒形於外伯氏之始登第舉室相慶而令人獨有憂色蓋平素熟諳公貞介寡合必見忤於世也及其被竄南荒也家人皆憂怖失色而令人顧夷然笑語無異常日先君子益器重之以為丈夫不若也自少好聞前言往行而默識之歷代理亂及　國朝故實名家世閥時時為子女言瞭然無差失然在群輩常肫肫

退遜若無能者一子甚愛而教之有方不盥櫛不敢
見勿令與知家事曰汝先人讀書爲善實有未卒之
業汝其勉之善繼人志者豈僥倖富貴之謂哉自孀
居以後身不去牀簀而猶自盡於享祀以至墓户種
養之事無不悉心措置爲經遠之圖及病謂公弼曰
吾欲㩦汝夫婦歸依丘壠以畢未亡餘命今已矣夫
竟以辛未四月某甲終祔于伯氏墓左壽五十有六
两家先系及子女若孫詳原誌中

姪女孺人李氏婦墓誌銘 并序

孺人南氏伯氏太華公諱有常女也資清淑類太華

幼時生十有三年而太華卒先君子悲思甚思至輒呼孺人出曰如見而父也旣長歸之李演廣文演德水大姓其曾大父文忠公與吾曾大父文憲公文章名德相為知己其考進士岳鎮無嗣夭取演於從父兄厚鎮之子而子之母尹恭人稱未亡人鞠演於稚藐待其婦為家大父叅議公年九十性嚴少可閨門閑禮教及孺人來尹恭人喜過而泣曰吾朝暮死有可以下報者叅議公亦為之加餐曰是足吾望吾鬼為不死孺人雖長於閨閣乎性開朗祥和不靡靡為聰明辯慧獨喜聞古人言行趯趯焉如出於已故助

夫爲善一以古賢婦爲則事姑柔聲婉容服事惟謹無不當其志睦於夫黨惠于家衆人各得歡心閨門稱其賢無貳言年二十九甲子十月某日殁始墓于砥平後二十年廣文卒葬原州梧里之原而遷孺人以祔仲父雷淵翁爲之誌有二子長正模進士次秉模皆力學有立銘曰

嗟嗟乎孺人身簪珥而行文儒教成于女而施于歸如士之幼而學壯而行于治朝將榮而躬昌而家百祿是邀胡今之不能然兮嗟嗟乎孺人

六姑母淑人宜寧南氏墓誌銘 并序

故徵士司憲府掌令夙夜齋閔公諱翼洙之配曰淑
人南氏宜寧縣人慶尙道觀察使　贈吏曹叅判諱
正重李女議政府左叅贊謚忠文公諱鎭厚之冢婦
也淑人甫及笄而孤母李夫人敎之益有法非古賢
婦不言故淑人在家已有女士稱爲其淳重類觀察
公莊靜類李夫人也十七而歸閔氏閔氏大族忠文
公以禮則齊其家姑李夫人壼範甚修閔婦女衆顧
獨賢淑人曰是婦也行有餘而言常不足福我家者
也其處妯娌娣姒一以謙信和恕憂樂與共之於是
尊者曰是敬我輩者曰是親我少者曰是愛我下至

女御無幼長亦皆曰是惠我掌令公儉於家而仁於族食於家者窮而來告者無虛日淋人傾其有以𢓊之數而無倦色然其嫁娶子女資具甚薄曰此夫子志也掌令公亦欣然曰是知我故也尤謹於享祀牲醴鉶豆蠲潔齊整宿齋以待事祭不竟不敢弛其色焉惟一子不以慈故忘其教旣老嘗隨其數邑雖一物之享不詳其所從不輒受簾門肅然無私所至吏民誦之淋人以　肅宗庚午生今　上丙子某月某日卒于淳昌子衙翌年二月祔葬于廣州棲霞之原男百奮今黃州牧使三女適縣令韓後裕縣監尹一

復洪趾海百奮一男耆烈一女爲士人洪相順妻敎
傅韓用和用昻用中用龜進士尹寅國洪相簡其外
孫也牧使君屬有容誌其幽淑人有容之姑母也於
内德實詳其巨細殆詩人所稱棣棣不可選者也惟
資性澹以靜能薄富貴重義理見利而不惑爲善而
能貞掌令公名重一世徵辟皆不起遯于野數十年
當其時淑人布裙糲食其窮已甚矣顧夷然若將終
身故公亦自安於困約淑人之助也及牧使君弱冠
通仕歷典二三州郡而淑人備享其養少可以安樂
矣顧謙約如有所畏故君爲官有廉謹聲淑人之敎

也凡此得書者皆讀書君子之所勉若其居家細行衆婦女之可企以及者不具著銘曰

余觀風人之教興於閨閫而達于王道事舅姑所以事天地也事夫所以事君也善其子所以善其民也久矣教道之廢也閨閫之風靡靡於聰明辯慧以淵人之賢而其教止於家不能推之於國人百世之下又孰能列之風詩媲美於古先哲媛婦人之有銘非古也悲其不顯于世特書于墓

兵曹判書 贈謚章翼朴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師益字謙之潘南之朴系出新羅太祖其先有

文正公諱尚衷以師道顯麗季文康公諱紹用德行忠翼公諱東亮用勳名文貞公諱瀰用文章俱著于我 朝遂為大閥考諱弼夏巒奉 贈左贊成錦寧君妣 贈貞敬夫人尹氏觀察使攀之女公以 肅宗乙卯生庚寅選生員壬辰擢庭試薦入史局兼侍講院說書轉成均館典籍由兵曹郎遷司諫院正言爲臺僚趙尚健論尹拯背師事忤 上旨公言尚健之言實關師生大倫若扶抑失平臣恐師生之道自今日廢矣又言近日 聖教但謂師輕於父而已未嘗謂師之可背也臺臣只言師不可背而已未嘗謂

師重於父也孰重孰輕之教有同勒成罪案以拒言者未足以服其心也不納未幾 上大悟悉改前日處分會公錄弘文選為修撰又上疏曰先儒有言朝廷有黨人主當自責 殿下雖建極執中以道消息猶患世道之難平往往自助波瀾國是靡定激而又激馴致今日而朝著變易亢幾遭矣一人而朝賢暮佞一言而昨非今是雖或頻示悔意曷若謹之於初使無可悔耶又曰昔之黨以異攻異今之黨率其弟子而斥其師他固未論此在倫理固已大悖而不順矣豈可一歸於黨論而不為之嚴防乎 上優批開

納尋乞養出令江西縣以副校理 召還兼南學漢
學教授侍講院司書知製 教間差愍懷嬪復位都
監都廳 景廟代理因旱求言公偕同僚上劄條陳
初政先務因言承 傳內官乃於喉院起居之班銜
突往來大駭觀瞻且此輩非將命法不得從騶辟人
而在道呵擁㩀於外朝先正臣李珥嘗言于 宣廟
曰貂璫之屬知嚴畏士大夫然後可行先王家法今
玆內官之驕橫豈非 聖世之深憂乎宜嚴懲如法
俄遷吏曹佐郎獻納校理兼守禦從事官校書校理
己亥荐遭內外艱辛丑服闋拜應教司諫差 肅廟

實錄都廳令 上進封爲世弟公以輔德差冊禮都
監都廳賊臣鳳輝疏斥定策大臣語上犯公與諸僚
露章請討轉司僕寺正冊禮訖用賛禮敦匠勞陞通
政階歷工兵曹參議差實錄廳堂上俄拜全羅道觀
察使力辭不赴逆鏡方居銓紘公慶州府尹公又引
疾罷未幾鏡黨嗾人上變殺定策四大臣以及諸舊
臣宿將錄功盟府公以勳臣長裔獨不與會盟時人
以刀鋸鼎鑊胥公而卒不動竟下吏竄泰仁又移嶺
南越四年乙巳今 上元年逆黜群兇收用舊臣公
首以吏曹參議召甫還朝擢授嘉善階同知義禁府

事襲封錦原君自禮曹叅判出守江都修城墩繕兵械請于　朝聚本府及屬邑儒武試藝賜第用勸勵之廣搜虜亂時殉節人表其閭廩其遺裔人誦其治至今丁未特拜兵曹判書進秩資憲屢章辭不獲兼知　經筵春秋館　世子賓客籌司堂上公方恢公疏滯武臣想望鼓貸而會群小復進用公亦罷官屏野戊申春湖嶺賊果連兵犯闕公即日奔問叙拜知義禁府事侍　上鞫囚仍言亂逆之作始於掛凶書煽人心今宜窮覈言根以蒐逆窟不宜取款即誅以绝盤問之階　上頗納其言亂平乃上疏請解勳府

有司以避新功臣不許且言漢廷臣有一汲黯而淮
南折其奸謀臣未知 殿下之廷以直諫聞者果幾
人哉方今亂逆甫定憂虞方殷雖大開不諱之門猶
患下情之不通況少有觸忤輒震威怒群下以言相
戒作一邦禁若此不已雖危亡之機迫在呼吸誰當
為 殿下出一言者乃若方伯守宰之當亂逃竄亦
不過朝臣無忌畏憚故耳 上嘉納尋以與盟祭陞
正憲歷判刑工禮是時蕩平之論起復定策二大臣
爵諡以羈縻士類仍二大臣罪籍以慰安時輩公深
耻之少暇輒郊居不問時事辛亥出為開城府留守

會大饑公殫心賑哺所活且萬口既而意不樂乞上
章辭入為知敦寧府事屢遷參贊大司憲皆引疾不
拜會臺臣言親功臣多而久據有司之任不知欽避
顯詆公 上特遍臺臣引見諸功臣便殿 命公偕
入公辭不敢以勳堂進 上固命之温諭勉出賜酒
宣詩公起謝曰願 殿下無忘往歲之亂諸臣無忘
今日之賜將退以公脚病 命司謁扶腋下殿自是
有除皆不拜屢罷屢敘乙卯廷臣合辭請復二大臣
爵謚 上不從亟召大臣以下面飭勿為黨論公獨
默然 上曰卿聽我言多對曰臣病聾 聖教不能

承聞矣　上不悅自是公益不安於朝尋伴送北使
仍儐後來者到鳳山疾作滯中道自引罪罷旋叙連
除三宰宗伯又不拜竟以丙辰十一月十一日卒享
年六十有二訃　聞輟朝賻祭如禮翌年二月葬于
安山杜若谷負艮之原太常議謚曰章翼公風儀端
粹資性簡重緊其平生行誼皆本於孝弟錦寧公晚
歲多疾公躬執湯餌終食之頃不敢忘床第問寢兩
退未嘗解衣帶累十年如一日事尹夫人先意承色
非公事侍坐終夕深愛形於貌居兩喪血泣三喪衰
裳為爛忌辰前五日喪食每晨謁家廟雖甚風雨不

廢遇生朝愀然如有思者家人不敢以一觴進叔父文敬公少公數歲而執子弟禮至老不敢懈友于諸弟相須如一體雖一味不分不甘也以及族黨咸致其和樂其在朝廷有事必言理當而辭簡 上亦察其忠愛多傾納然至論邪正是非辨之明守之確卒不可以威武屈也當官處事悉心籌畫務在經遠不以干名沽利為也燕居終日欽欽惟以詩書自娛無一物累其心者視世之態色機關趍合時好者若病於己年已老位高而飲食服用澹素如布衣時州縣問遺少涉無名輒却之其秉西銓尤慎於用人以崔

必蕃無人望格相臣薦而不用謂南延年年雖老有
膽氣起廢爲清州營將及亂必蕃守竹山棄城而逃
延年駡賊死人始知公有先鑒晚年謝病杜門進寸
而退尋有識者咸服其操履而又惜志事之未究云
貞夫人驪興閔氏右議政文孝公鎮長女始公在童
丱文孝公遇諸道目逆而異之曰佳哉可妻也遂以
女歸之擧一男大源敦寧府都正三女適士人李益
熺府使金漢禎判官金魯大源三男相魯相朝相圭
一女嫁黃仁杰相魯三男宗壽海壽弘壽女嫁李兢
淵相朝五男晉壽升壽觀壽二幼女嫁黃仁紀相圭

一子一女並幼李益熺二男縣監復圭校理晉圭金漢禎四男奉事泰柱縣監恒柱佐郎頎柱李幼二女嫁縣監李元祥奉事洪文漢金魯一男載泰一女嫁趙學曾黃仁杰二男基重基孝嗚呼公與不佞之先人同庚友也又同榜司馬相好甚不佞少時亦嘗習公於隅坐獲承一言之誨公卒三十年而都正君猥托幽堂之誌顧衰病倦於筆硯後三年文始成而都正君已作九原嗚呼重可悲也銘曰

展如章翼　王國之彥玉立周行祥和睟面維孝維忠根茲百善　三朝靖共一誠自獻入戴嚬嚅我維

侃侃道有嶔崎我則坦坦居寵若驚見幾思眷考履于終弗瑕令聞徽言懿行筆不勝撰我銘厥最適昭久遠

從子公彌墓誌銘 并序

我家自文憲公三世單嗣及吾先公寄翁府君始舉三子伯氏太華公諱有常孝仁文明標望冠士林甫及第而卒　贈弘文館副修撰配令人李氏户曹叅判兩臣女厥有一子君也君名公彌字元直十四而孤竊自悲先人志事未竟益尋求先人言行默體而躬行之事母心如嬰兒深愛逹於貌友于二妹憂樂

視其身出而行于親戚鄉黨舉充然如先人在時君嘗受書于余務識其大義不苟訓詁記誦為也舉公車不利晚受仕為繕工監餞監役官用 玉冊監造勞陞拜敦寧府主簿轉義禁府都事皆不仕 上臨政謂銓臣曰南公卿不仕何義孝章之入學其父實將命予思之不忘公卿宜調東宮官遂拜 世子翊衛司翊贊君感激出謝踰年而遞尋為漢城府判官以陞品復職非公格力辭免是時余以 元孫師傅為母乞養 上留之特除君一縣以養老得拜禮安縣監轉平昌郡守丁承重憂制終拜 獻陵令君中

身四居憂常忽忽無人世樂以癸未六月十五日疾卒壽堇四十有九是年九月某甲葬揚州先塋之左申坐之原淑人吳氏大提學瑗女生一男一考進士二女嫁士人李羲雲金基昷一考娶大司諫李濟遠女生一男一女幼君為人忠諒修慎與人言侃侃誘以義樂成人之善止人之過故賢士喜與之游其為邑開心而臨民不以才辯機數故民順之凡有疾苦即曰使君在銘曰

維考有畓維子藝之其種伊何維孝維弟匪種弗善匪藝弗力惟時之弗祥沇再世弗穫靡善弗積靡力

弗獲天之道也于其子孫乃食

進士南君墓誌銘 并序

宜寧南君宗之諱漢宗自號百忍子始余曾祖文憲公有側室三子其仲曰聖重以恂謹有文見禮於一時名公勸之仕不應晚而赴大司馬辟屢轉至兵馬僉使然非其志也娶鄭氏左議政知和女生君君自兒時毋貞疾臥床君左右調護二十年如一日湯粥不調執敦年以治家人愛其孝弗懈于心及僉使公疾君年已向艾矣日夜處寢傍小廳臥起扶持必躬而不入食或忘匙臥不貼席其居憂深墨之容吊者

不忍見夜中常悲泣嗚咽傍人覺之則曰吾夢見先
君每夜輒然竟以甲寅五月十八日不克喪壽僅四
十有四用七月某日葬果川社堂里外祖鄭相國兆
内坐艮之原配李氏別提昇之女後君二十六年卒
祔其左有二子有衡有斗皆儒業一女嫁兪知金礪
輝有衡一子公謹有斗五女長嫁盧某夫歿絶食死
餘幼君性狷介不忍人之不義見嗜利媚勢者必面
詈之不饒氣潔而言方不屈己以徇人家氷湖之上
妻子恒有飢色晏如也獨好爲詩湛思以出之力追
古作者聲調三淵金公甞稱爲逼唐君旣以詩自喜

又甚愛山水余之與太華遊也君未嘗不偕遇清流秀石輒頁杖行吟鬚眉巾袂舉飄然若羽化吾二人相顧以笑知其有好詩也君已成進士遊太學以篤學名諸生間然卒以窮死悲夫銘曰

知君者悲君之以孝死不知君者悲君之以詩窮詩何以窮人孝何以死人吾欲一問諸上穹

義禁府都事徐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宗業字大叔達城之徐祖於高麗軍器少尹閑入 國初有諱彌性安州牧使四傳而至諱嶙師事退溪先生有志行號涵齋是生諱渻判中樞府事忠

肅公事　宣仁兩朝為名臣號藥峯寔公之高祖也
曾祖諱景霄尚　宣祖長女貞愼翁主封達城尉祖
諱晉履尚衣院直長　贈吏曹判書考諱文澤廣興
倉主簿　贈議政府左賛成妣南陽洪氏進士　贈
叅判一字之女公以　肅宗癸亥生自兒時仁厚敦
重文藝夙著泮庠之選輒居其右時尚未冠也乙酉
中進士益肆力功令之文而尤工於騈儷當時宿儒
咸推為館閣材丁酉太學諸生請以沙溪文元公從
祀文廟推公為章頭積誠格天至三疏而竟得準旣
而除　永禧殿叅奉遷氷庫別檢換授義禁府都事

時沈檀一鏡等為禁堂公即日引疾不仕甲辰被疾卒壽四十有二葬廣州細谷里坐亥之原公天賦孝友痛早失怙恃以所以事父者事伯氏兄弟七人呰樂與同之雖一味之甘必折而分之與叔氏退軒公相為知己文華器識俱為一時曹偶所推服不能伯仲焉平素雖不以問學自名資禀自有近道者出言制行必以誠信當官周慎敬修職事不敢以位卑而自懈常存心於袪弊之方凡所區畫皆可為久遠圖其解金吾郎也知舊慮或為宄黨所陰中力挽之竟不撓有識服其志操元配昌原黃氏縣監有垕之女

左參贊一夏之孫先公八年壽三十三而卒繼配濟州高氏士人道亨女吏曹判書潯宗之後後公三十年壽五十五而卒俱有壼範公在而使公忘其窮助成其善行公歿而使公之子忘其孤保有其家業者二婦人力也凡有二男二女判官命應直長李思源妻黃氏出通德郎命憲監役金漢祿妻高氏出判官男喬修富修女嫁南公佐金鋐通德男羨修李婿男省存養存金婿男涯書觀柱喆柱餘不具錄銘曰

賢而無位歸責于時仁而無年怨將誰歸理固有不可諶者而余之悲亦古人之所悲

吏曹判書致仕徐公墓誌銘 并序

吏曹判書致仕退軒徐公年七十有五以令 上三十八年壬午卒用是年九月某甲葬公州維鳩之原越八年公之孫簡修屬不佞銘其幽公長於不佞十年而辱知遇良厚不佞之喜慕公蓋有不以貌而以心者雖文思耄荒顧未可以終辭序曰

公諱宗伋字汝思達城府人 宣廟名臣忠肅公諱渻其高祖也曾祖諱景霌尚貞愼翁主封達城尉祖諱晉履直長 贈吏曹判書考諱文澤主簿 贈右贊成妣洪氏 贈叅判一字之女公以 肅宗十四

年戊辰生夙悟異九十歲背誦尚書禹貢無錯未弱冠丁父憂終喪食不葷桂病羸幾不能全而力學如不及嘗拜遂菴權先生於湖上問難經義多被詡可先生口授養性之訣公之一生操守盖多得力於此云辛卯選進士己亥擢文科以注書陞典籍屢轉正言持平時 景宗有疾臺臣趙聖復請令 世弟叅決庶務而有貳心於 世弟者迭起而螫之凶言藉藉公歎曰彼以聖復爲奇貨必禍人 國家者也請竄其甚者以厲其餘不省尋違名罷居無何兇黨入用事而正言李明誼首論聖復按律公遠竄公遂配

古今島及誣獄起將殺訓鍊大將李弘述而以軍布
邦移入誣案而以公其時色郎也並請拿鞫蓋聖復
事出舉朝無敢一言惟公一人言之耳故中禍甚也
繫經冬得釋還配至乙巳今 上初服始宥還還入
玉署天曹其兼帶官僚學職皆清望也時當群小亂
政之餘國是靡定公每筵對反復於逆順邪正之辨
言甚剴切未幾因事失 上旨斥補洪原縣監至此
古之佞人時城鑰已下馳標信發門而出之居數月
徽文罷而群小復進用舊臣皆已譴去矣公盡室歸
陽城僑居翌年春 國家甫平逆亂諸被罪臣悉從

甄敘則公之官跡未嘗去三司矣顧自謂人臣事君
惟此方寸地今以佞人見疑於　明主將何所藉手
而立朝乎有除輒辭　孝章世子之薨以副應教差
墓所都監都廳事竣陞通政資歷承旨諫長等數官
皆不拜　肅宗實錄成以前都廳勞進嘉善階歷大
司憲諸曹貳卿而力辭如初卒不拜甲寅出江陵府
使不赴乙卯充副价使燕還除大司成等數官而又
引疾不拜於是公之辭官過十年章累十上　上意
頗開釋有辭温諭勉許以伸公志及拜京畿監司則
公惶恐不敢復以前事辭己未瓜遞除副提學力辭

免轉吏曹叅判兼 經筵提學庚申加上 孝廟諡
以都監提調進嘉義公在銓黜陟名品一反時象用
是愠于當路屢乞免 特旨移授刑曹叅判尋還吏
曹盖 上知其恬公也辛酉擢秩資憲拜宗伯咸鏡
監司朴文秀以凶魁李光佐配享老德書院 上以
賜額院之無朝命追享有禁推考文秀而光佐則仍
享公上疏爭之 上批責仍呈病遞俄以四宰轉度
支謹守䂓制不事綜理而國計自饒比近世名能運
辦者其效實過之其經費有違事目輒力爭至屢告
請免而 上固不許盖知公素清慎不欲遽舍也後

入大臣言潟罷以病力求外潟公洪監司甫半年入判吏曹驟辭不允兼　世子賓客嘗侍　上從容謂曰予知卿詳雅貞固可大任也卿其體予意哉公辭謝每當政注一心精白必求人器相當不可撓以私選補初仕必先用經行登剡者要顯家在所後焉由是寢不合時論竟爲不悅者所中潟罷已以刑判伴送北使即出衿陽莊居閒以　名至未嘗久也辛未出守松京舊都民風嗜利喜訟公一以清淨率之汚俗頓革壬申滿遞是秋加上　爾廟謚公以提學撰進　玉冊時　上以館職乏人促行都堂錄公以

館録有人言不可用至三名不進胥　命金吾特補
忠清水使甲戌李氏牧使君率大臣為白之　特許
遍歸省葬異恩也乙亥泮儒陳書觸　上怒被拷訊
守齋諸生稍稍散去公以館堂承　命勸入無一人
應者公曰諸生處義固當何可強也欲請　上稍示
悔意以開可入之路至闕求對被　嚴旨解見任丙
子加上　慈殿尊號公又製進　玉冊是秋擢拜判
義禁府事階崇政用相臣奏也丁丑春入耆社引經
訓三上書告老不得請至翌年春乃自求為特進官
侍　經筵而乞休退辭甚懇至　上為之嘉歎始許

致仕奉　朝賀仍令有司月致米肉公拜謝先退
上目送之意甚惜也盖致仕五年而卒將終屏遠婦
女無一言及家事所諄諄皆憂國語也公為人溫讓
和豈內蘊貞固家居言行自成規度少而亡二親則
致孝於廟事僾然如存焉同胞而昆弟者七人宗黨
之繁庶殆不可指數其左右而安懷之者曲有恩意
皆可為有家者法其在朝廷信順達于貌恂恂如不
能言然操諸中者造次無變也嘗　筵對　上有觸
惱於下辭教非常諸臣舉失措免冠請罷者紛如也
殿中為空公獨離席伏垂涕而奏曰臣性拙不能效

諸臣下庭免冠然乃愚忠惟願 殿下不遠復而已
上爲之改容其侃侃持正不可以威怒屈多類此其
在內外官守不用綜察爲明不任聲氣爲嚴惟以清
慎節約爲身規而見於施措者較焉如畫自有歲計
之益也處館閣二十年屢掌國試其考校黜陟一遵
程度務祛時弊多士翕然稱公四任藩府而田宅不
增尺寸一芥不以無名取芝溪小築蓋爲晩年終老
計者而鬻諸人以給荒歲其屢空可知然公方燕處
超然手中一卷而已門巷無車馬跡焉爲文章辭約
指明闇然有餘味琬琰大冊多出其手不倩常得而

讀之心獨喜若有獲焉及舉文衡之代則公之致仕屬耳得一老成人以補文治固亦有關於盛衰之數歟其可慨也已有文集幾卷藏于家貞敬夫人孟氏大司諫萬澤女一男命顯有文行早歿簡修即族子之爲其後者今直長三女適縣令任邁金肅行佐郎洪駿漢銘曰

豈樂君子一德和貞和不同流貞不循名在燕申申弗莊其色無亟無紓一我繩尺在朝侃侃弗赫厥聲何厲何揭正我鞶珩處衆如獨言則折中莅事如畏動必有功　明主知臣將究于用三揖滋恭一辭乃

勇進退由心前修與倫銘言孔昭式表完人

吏曹判書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益輔字士謙延安之李氏也其先有文康文忠文靖文肅世其名德遂為三韓望族考 贈贊成諱爾臣以偉器屈於用母尹氏嘗有陰惠於人識者以為必有後厥有二子俱顯有聲廊廟間公其季也以肅宗戊子生今 上十五年己未 上謁文廟選士公擢乙科薦入史局有儒臣請燒辛壬獄案蓋將以安反仄固蕩平云公出位奏曰此案所載忠逆之根柢今燒之後世何用辨其誣乎不納尋以史薦不舉

南北二黨被持平李庭誼所作去自騎郎轉正言於是仲氏判書公從父兄議政公皆已翺翔館閣時人目曰三李臺臣李善泰仍許公群從迭據清要輸張言議以激 上心公對章曰人言臣固不欲辨然言議者 國家治亂攸係今或以此爲諱設有大奸頗威福輒以言議目君子則其國安乎危乎此則不可不察也薦遭內外艱制終入弘文館以校理改正言時 上怒一庠生并訊其父兄 特授金相福司諫欲令論以重律儀又怒其不論使玉堂劾諫臣而應教李昌壽遂請相福削職公言 殿下每一過擧輒

有將順之人乘時而起此習不可長也又曰朝廷之上清濁莫分未見激揚之政專以姑息為事幸有言者不論是非一切疑之以黨習 殿下何嘗見無是非而為國者乎 上不悦公引避語尤切得削職叙陞副應教嘗 召對講唐史公曰德宗不能善用明故其病為察人君以察為明逆疑群下則下亦以計較迎合之心應之此讒言所以不聞也惟 殿下戒之 上默然久之曰比予於德宗乎公起謝曰古語云善惡皆師惟 殿下鑑于德宗善用明焉古之人臣有以桀紂戒其君者臣誠死罪不知其不可也

永禧殿添造功訖用郝廳勞擢通政階校理趙重晦
論事被譴公以承旨進曰臣日者以言路仰規而今
日 殿下之罪言者有甚焉臣尚何望於 聖朝乎
上謂其黨重晦切責之尋出觀察湖西時新行均役
上疏陳法不便累百言廟堂格不用然當布令時便
宜損益多濟以寬平湖民賴焉 上幸温泉道臣當
導駕 上令公將大旗幟迎境上公曰此節度使職
耳不受 命行朝大臣曰 君命耳軍令耳何敢二
言督甚急卒不動 上獨嘉其得體不之罪也翌年
辭疾遞適御史自南來以公治狀聞旋 命勿遞又

明年以大司諫還轉左承旨忤旨斥守高城郡旋寢參議禮曹監樹五陵碑進嘉善資參判工曹封園事竣用勤加嘉義由國子長遷都承旨會上謁陵還愀然語廷臣曰夜夢有殺戮事天道好還卿等戒之諸臣皆不敢對公進曰聖人惟當物來順應何必過慎聖慮上大怒謂公黨心不悛竄沔川郡甫至配還命只罷叙拜禮曹參判時玉堂趙榮順上書劾議政公仍及公兄弟公出屏郊外有召皆不起先是大提學趙公觀彬論淑嬪竹冊事觸上怒亟命設鞫公抗聲言觀彬實無他心獨不念其父死

國之忠乎至涕泣爭之然趙氏素與公家不協不知其救之力反疑激而致也至堂書出入或意其挾憾而公不幾微色曰豈其然乎乙亥逆獄作以同知義禁入侍　帳殿委官議加訊杖厚幾分公曰治賊當嚴然訊杖法物也何得加減一分此制一開異日小人構大獄安知君子之不橫死乎有識聞之韙公之遠見嶺南大饑朝廷授公節往撫之公多方措畫所活七十州民至累十萬別爲拮据悉蠲結錢之餘半未減者嶺民口頌之賑已力求解除大司憲差籌司堂上　仁元太后薨以書旌官進秩資憲自是周流

諸曹幾無虛月袝　廟已以都監提調加正憲判户曹時經用浩穰耗蠹多門公以杜私節冗為自效地凡有宮房賜與輒不亟行驟被飭責而固無變也尋以籌司曠坐罷　上嘗自序中庸令儒臣進講　經筵公以知事侍乃曰　法筵體重不講聖賢之言先讀　御製序文得無未安乎　上為變色久之自宗伯遷冢宰為政一反近世排比之習李相[illegible]白　上曰乃者黨比有漸頤　上察之　上入其說責罷公敘拜司寇　特旨移宗伯董成　陵閣加崇政　上曰李某才望出入右向者特除盖欲進秩而用之耳

儀拜判義禁轉吏書 親政畢 上摘一二寃失格
黜補淮陽府使然非其失也翌日 上以公政注問
大臣皆言銓法平允臣等亦不敢干以私 上曰予
已悔之即改右叅賛未數日轉大司馬又無何改冢
宰驟辭不獲旣出見山林諸賢相繼譴逐喟然嘆曰
吾雖不能舉幡力爭尚可以揚揚請班乎遂謝疾免
自是數引疾在告 上亦不復勉出矣居數年復授
吏判會 上謁文廟追思齒學時事以趙泰億其時
博士也欲滌其丹書對侍臣微示指意舉相視依違
而罷公聞之嘆曰此爲可施施已也復官闕由政部

一日 命下繳還吾職耳詹筆草啓置囊中聞者壯之尋嬰疾終于第丁亥十一月初吉也享年六十搢紳相吊於位氓庶之有識者嗟咨於市曰今世可復有此公也用翌年二月某甲葬嘉平先兆負丁之原夫人俞氏庶尹斗基女無子取族子觀源為後二女適佐郎閔濟烈士人金埜村閔二女金子斗燕公風儀秀好氣度頴爽談笑顧眄瞱如也少不甚讀書然臨事得失獨見人所未見為之沛然常兼數人之器蓋天資透悟然也公于父毋晚出也故其存而愛歿而慕皆有嬰兒之心事兄判書公甚弟哭其亡幾失

明性喜急人之窮應之不倦惟恐其人之德於已也其在朝廷義有慷慨必發於口顛沛造次不忘納君於無過其視令色佞辭者如將浼焉故 上非不察其忠而眷衰於數下雖外爲引重而怒起於異常齟齬周行閒往往以才諝見器使然非其志也季年屢長銓部稍欲凝聚衣冠之良推挽巖穴之賢一有所施爲而見於言論政事者隱然有風旨之可觀焉嗚呼今亡矣夫始余告老而去公時已病肩輿來賀余曰吾不復與朝廷末議矣 國家事尚可爲公其勉之公喟然曰國之老成盡矣誰與有爲古人有言愛

我者其祈死此人知我心矣未臘而卒余竊悲其一言藹然存乎心者百世可見也書之以藏其墓系之銘曰

嗚呼惟士謙父通才達識有其器矣樂善畏義有其志矣志有未展孤卿匪遇器有不充温飽匪好既乎之豐弗大其受如賈多貨其用弗售維古觀人必論厥世有欲知公我銘斯在嗚呼士謙父

雷淵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墓誌

墓誌

承政院同副承旨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德孚字達卿全義之李肇自高麗太師棹世有名顯清江先生諱濟臣用文武全才著宣祖時大父觀察使諱萬雄有二子長參判徵明其季曰徵夏知敦寧府事贈左賛成是公之考妣鄭氏處士普衍女也公幼有至性母疾刲一指持喪有成人之孝鄉黨愛焉既長而通儻饒器局讀書務識國家治亂賢邪消長之際以至當世之務悉為之經緯胸中可

施於用也伯父奇其材有朝廷大議輒諮之未嘗不
稱善　景宗辛丑選生員癸卯擢文第見群小顯國
退耕于野以養老今　上初以侍講院說書召陞成
均典籍轉兵曹佐郎司憲府持平常帶知製　教其
為司諫院正言也合諸臺討耈輝等不臣罪伏閤累
月未得　旨出為京畿都事未幾首薦廣州府尹盖
廟堂材公為大用漸故不拘階級也　上固靳之尋
出監稷山縣會歲饑公指畫多方民不流殍內遷侍
講院文學選入弘文館為副修撰與兩司合辭申前
請　上怒罷諸臣而時事一變矣當是時　上入調

傳之說有言事者感輒震親戚故舊多沮公者然公
獨確如也士論賴焉俄丁外憂制終將授館職皆力
辭至置對數十而猶不起及巫蠱獄作以問事郎召
則乃出而拜 命仍言吳命新累出賊招情節有疑
宜如法拿問不從又疏救憲臣之論事被罪者 上
責其爲黨不 賜批薦東萊府使又斬不授翌年庚
戌奉 教書 宣懿后懿陵碑額進通政資自兵書
叅知轉承政院同副承旨公不樂在朝以母老乞養
得安東府使府素號煩穰而公剖斷如流時大歉閭
公有仁政浮民之還集者隣境之間風至者幾不可

指數公則曰吾知活吾君之民而已蠲月俸遏宮房稅入賙哺之無異焉道路歌舞之居三年辭疾歸以癸丑六月其甲卒距其生乙卯壽五十九其九月葬于楊根明沙川坐丑之原以元配祔元配朴氏持平泰維女繼配韓氏郡守起愈女韓夫人三男元培早歿益培郡守得培參議出後仲父正言公元培一女適縣令俞漢泰益培一男章會女適申在朝得培一男端會進士為長房後二女適沈能翼金載璉公威度簡重風儀雋潔少負經綸之才料事得失成敗後輒如其言贊成公常曰吾伯氏以劉毅善斷見詡於

前輩是皃尚類之乎事後毋尹夫人致其身尹夫人之父病疽久貼膏出膿必須公爲之而公不色難不懈如初人皆知孝之所推然也恒言未嘗妄及朝廷獨嚴於邪正義利之辨常自誦曰士大夫爵祿忘於心然後可以事君禍福聽於天然後可以守身故出處語默惟心之所安不爲世俯仰與朋友義不貳於死生爲官好以實政及人而耻於自衒故其設施多美法而民不能言焉公長於詩篆隸繪畫各臻其妙而薄之不自爲技晚年閒居教子孫斤斤皆有軌度仕於朝者廉直識去就公之風也銘曰

端其趍家于儒藏其器世方市棘有凰彩弗陽庸何
病心無競公旣穡害不食詒厥子式穀似

處士李君恭人南氏合墓誌銘 并序

禮君子曰終固窮故君子弗變于初謂之終維 上
四十有四年戊子八月某甲處士李君終于漢師之
東里十月葬于芙蓉城之某原其友雷淵翁書其石
曰知德者鮮矣余獨淂君於人所不知者三貝薪讀
書以養其父母而父母以貧為樂弃破其家行泣于
江關以葬其弟昆而逝者弗憂其妻孥若此者雖古
之至行曷以過諸爰及其婦樹屋荒江之濱袒裼綦

巾三旬九食已耳安其賢不見其宅樂其命不求其外若此者舉一世求之吾必曰惟君爲能愛山水喜爲詩一時鄉大夫之良亦有忘形而披腹者矣逌然而集澹然而散名利之心匪獨不蔚于我又有以闕人之口即其白首坎壈適足以見其高雖余外調其大猶而中喜其有守不頠以一官易其志也君諱德弘字文遠嘗自標其詩集曰百拙故人稱拙翁七世祖益陽君　成宗別子考進士諱聖好妣恭人崔氏進士公踈儻好氣義故與吾先子好也吾先子有女士子七歲通詩二南既長以孝友聞六親不幸廢于

明蹇其配進士公聞之歎曰嗟夫求婦者以貌守將以德矣南氏世世名德聞其女甚賢吾必以吾子壻焉媾遂以成孺人莊一靜專寡笑與言弱焉若心齋坐忘者恒言曰賢而窮愈見其君子窮而濫終歸於小人女子之生得為君子家人足矣手理絲麻以佐君讀書又多識古人言行以訓其子女雍和終日若不知飢渴之在身故以君之貞介少可而見敬禮終其世孺人少於君四歲先一年丁亥以卒壽六十有七一子泰亨用武舉進一女嫁宋達休泰亨子顯綬

吾先子諱漢紀同知敦寧府事　贈議政府左賛成

宜寧人也銘曰

毋犂于墟而蹊于除彼皐如者鸞躍攸廬

判敦寧府事金公墓誌銘 并序

盖君子者終於善小人者終於惡百世莫逃其名此小人所甚病故調劑之言作而是非泯然後善者刓方以求容惡者匿情以自免於是時也一其守無變者斯為真君子歟余嘗銘臨齋尹景平矣又為市隱金公太常狀矣旣而公之子應教熤以幽誌見屬嗟乎余觀今之人而思公之賢猶古之人又喜熤介然知進退論者謂公不亡雖屢書不一書可乎遂序之

曰公諱相奭字君弼延安人　肅宗戊戌及第　景
宗中賊臣殺定儲大臣四人以搖　東宮公以為時
可以去故去起居注退耕于野今　上初服以名
至嘗為諫官矣暨憲臺論相輝相光相億無君不臣
及森商檀彥雲儒等諸弗軌狀各以其律嘗居風憲
矣天久旱晝繹鞫囚以及森公言人君代天討罪未
聞縱賊以救災也又嘗任論思矣合兩司請誅輝島
棘光億孥相耇相恒又言南九萬崔錫鼎尹趾完負
罪　先王不當配食　太廟盖公自入三司義有慊
慨必奮逦已罷逐下理問者相屬也愈自淬礪風采

動士大夫閻轉政府檢詳西學教授試才濟州還則
先復相用事矣徑歸田里杜门如未官時會　國家
平湖嶺之難議雜用甲乙以安反仄號蕩平於是以
修撰　名公乃疏曰臣自初所爭執尊　君已討賊
已此義有不伸枯死溝壑臣無怨悔自此有除皆不
拜督出愈急而愈不起斥出監務安經年而還蕩平
之論益行復二大臣爵以羈縻一邊仍二大臣籍以
慰藉一邊公以館職力爭之　特名又不出　上怒
令銓部籤名侍從尋去籤黜補木川縣監又黜高山
察訪久之以校理　名控辭如初　上曰不識君而

焉用此臣勑還高山旣又遷校理兼 世子弼善用
廟薦出尹義州當此時 上心頗開悟二大臣亦復
爵而國論稍伸矣公以州燕貨所湊爲政專律已束
下用絕利路灣人爲之語曰尹玆土而不識金銀者
金侯一人而已未幾辭疾歸周流薇垣銀臺兵刑禮
諸曹外淮陽豐基於是 上曰此臣沉滯直以恬雅
故耳王者用人必先如此人特進階嘉善以右尹入
對 上曰三十年始聞卿聲音矣喜之也以副使使
燕還繇大司憲轉都承旨時值 貞聖 仁元喪在
公累月 上益察其忠謹 教曰漢光封褒德侯前

史善之則擢公判尹秩資憲　國葬也京兆調輦士
公句刷有緒事集而民不撓尋居留沁都三年不以
一事干廟堂清靜而已　上聞而嘉之曰不易哉其
潔也頻涯意一用卒為柄臣沮之年又七十以都憲
入歷西樞四宰而其階正憲耆社臣之用　邦慶加
恩也崇政用子熤侍從恩也崇祿所以寵　先朝侍
臣也乙酉八月二日以原任判敦寧府事考終于家
壽七十有六是日　上方試射　命去金鼓　親製
文賜祭其十月葬于高陽大慈洞負甲之原貞敬夫
人任氏祔公之先有諱濤中　明天子制科官密直

提學詮相 中宗謚忠貞愽男以 仁穆大妃父爲
廢王所殺 仁祖初 賜謚懿愍是爲公高祖曾祖
諱琏進士十八死懿愍之禍後 贈參判祖諱弘錫
郡守 贈判書考諱澔 贈左賛成妣李氏尹氏從
贈如法任夫人安節以佐公爲賢婦義方以教子爲
賢母生卒俱先公一年有二子熿監役官次熤一女
適縣監尹心協熿男載玉夭熤男載瓚載璉餘不具
書公清修寡欲遇官則思義不可輒去故通籍五十
年計其仕之日廑二三年然退亦不敢忘 君進亦
未嘗忘退陶菴李先生常稱其出處從容得中識者

以爲知言銘曰

巖冕匪進猷畝匪退君子之守視義攸在孰蘭而蕭毋以我珮忠順有孚旣晩而通譫芳若初是以爲公

刑曹判書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惟秀字曰深遠蓋初名惟穆云系出　宣廟王子慶昌君而靖平君西川君其高曾大父也大父諱廷煜　贈吏曹參判考諱在漢城府庶尹　贈吏曹判書自古言豪侈家必曰公子王孫然公之世特以儒素聞家東山之趾隣里之人不聞車馬絲竹之音至庶尹公益清高好古有巖穴之風公自幼少時世

之功利機數凡所以壞人心者一弗及於耳目故長而直諒饒志縣公以　景宗元年生今　上二十三年舉庭試甲科年方盛富於材學所踐履皆三司名論之地則慨然自奮其在館職露章劾黨逆者九人曰臣不欲與此曹同國當是時調劑之術方行舉朝靡然而公之言如此固大駭當世矣未幾因事竄嶺之南久之敘復　東宮官則辭曰臣前論黨逆者不願與之同國今其人位上相總百僚臣義不可仕益大忤　上旨奪其官黜之都門外又嘗侍講明經生上怒一試官奏栍不中旨將罪之而公獨言其不當

罪犯　上怒爭甚力卒皆得罪去公之在朝其侃侃
不苟合多類此又見士之稍自好者既得其所欲則
駸駸不復返矣乃喟然嘆曰救溺而自溺吾不能爲
也然我公族不可以去家居以養老口不言仕宦事
然　上知公忠慤常引以自近自弘文館應教陞通
政爲承政院承旨間移大司諫諸曹參議而輒復還
承旨凡十八拜日侍　上左右顧遇甚寵公惟周愼
木訥而已　禁中肅憚焉京兆缺右尹　上意注於
公及拜又喜曰李其有内守而無外飾躁競之世宜
用此等人其爲都承旨　上得　元宗舊籍于内藏

命公奉安于 仁祖潛邸用 御詩記事而有出待
建明門之語公還及門 上猶未出公止不入俟
上出門然後敢復命於是 上嘆曰此寶臣也向令
入建明一步者予不爲違言已乎特加一資爲嘉義
大夫周流諸曹大司憲 上又欲試公于方岳授湖
西觀察使踰年而歸湖民歌思其政歷累官又拜都
承旨提擧藥院會 上不豫公時已有疾而夙夜憂
悴自始至撤直數十日不敢告病尋以勞進資憲由
漢城府判尹轉刑曹判書疾益篤以辛卯二月壬辰
卒壽五十有一 上驚悼賻贈加例 親爲文賜祭

于柩前初公配金夫人無子或勸早立嗣公曰吾於
吾先為嫡孫死之日不憂不祀二弟俱夭無後吾必
先立其子卒不立嗣至是　上命取公族子某為之
後太夫人尹氏尚在堂　上命有司存卹甚厚皆異
恩也用其年四月某甲葬于通津嘉佐洞負巽之源
公氣豪而識高居家行己明白峻直不能安於小枉
以至事　君從政皆是道也其與人譚論慷慨多風
獨見人所不見然其取人之善也又灑然無所吝見
不善雖朋友杯酒之間不少假以色笑故與其游者
必當世賢士而相益以古義聲氣可樂也旣觀於世

久多所不可則治園池種樹旁列古器香茗超然有遠游之意常自悲無補於國而空取高位厚祿至發於歌詩嗟夫今之世固不乏以久稽斯人也公立朝所受誥命且七十余皆畧之不書蓋以為功名未足以榮公又非所以知公也銘曰

位聯八座謂之遇也亦可器無一施謂之弗遇亦宜豈世不尚賢歟將天不假年歟珮玉之璆璆兮東山之幽幽兮爰得其適兮而又何慼矣

孺人原城元氏墓誌銘 并序

孺人原城元氏完山李弘淵之妻而判書仁孫女大

冢宰致仕景夏孫年二十以今 上四十七年辛卯五月某甲歿六月葬廣州光秀之原而判書君屬余為誌盖孺人母貞夫人南氏吾伯氏 贈弘文館副修撰有常之女而謂余知孺人宜詳也孺人旣婠好靚婉心如其貌其父母在女惟孺人耳奇貴之甚為具簪珮璣珠兒女之玩粲然箱奩間孺人澹澹無所好也獨女紅是力靡弗能亦靡弗精必當長者意十三而歸李氏舅參議商迻與判書君有兄弟好子女之雋材淑閒相熟於未婧之先及入門又皆大喜曰是吾望也孺人之事舅姑愛等於父母而禮加焉和

于夫之黨而言常不乏順于夫子而燕處無褻容李氏之人咸歸其賢無貳口乳一子粤五日乃死悲夫旣苗矣方秀矣而不見其實天曷故焉吾聞道家有言曰折處逢生天之仁也豈彼呱呱者之謂歟嗟夫斯可以寬其父母之悲矣銘曰

燕爾魄塞爾悲陰佑爾藐諸兒以聽宰物者爲

順興府使　贈吏曹參議宋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相維字持卿恩津之宋皆祖高麗判院事大原而公之世與先正尤菴同春兩先生同出於雙清堂諱愉曾祖諱希遠成均學諭　贈吏曹參判祖諱國

銓　贈吏曹判書考諱奎濂禮曹判書　贈議政府左贊成諡文僖公妣　贈貞敬夫人金氏同知中樞府事先爕之女清陰文正公之孫公以　顯宗戊申生稍長受學於內兄三淵金公志尚清雋諸少年莫敢望焉　肅宗己巳從文僖公歸隱湖中甲戌始至京師以父命勉就公車匪其好也丙申始受仕為敦寧參奉不拜尋復翊衛司副率用　國葬都監勞陞六品而伯氏玉吾公判吏部久未付職間差訓局郎廳踰年始授掌樂院主簿移司憲府監察出令永柔縣以方伯姻嫌遞辛丑為鎮川縣監一日投紱歸乙

已除司饔院主簿陞僉正出安城郡守陞平山府使居歲餘有所不樂去自是除翊衛司翊贊司導寺主簿俱不起久之為順興府使治五年解歸庚申正月某甲遇疾卒壽七十三君子觀公之仕止可以卜其世也夫人尹氏戶曹判書階之女領議政斗壽之後合葬于舒川吉山之原有二男三女長必泰次必徵領議政李天輔叅奉李思重判書沈鏞其婿也側室子必恪必得必直察訪必克一女嫁金喜澤必泰二男載經今湖西觀察使　贈公吏曹叅議以其推恩也載綸早夭必徵一男載緯議政繼子文源正言叅

奉子奎英奎亮奎應判書子願之承旨曾孫益昌進
士魯昌允昌內外女孫及幼者不具書公渥顏美鬚
髯其學專於內修而不外衒少事公車老而爲祿仕
若無甚異於衆者然視其居家治官不失規度尺寸
往往有絶人之行不奪之守縣非世俗所及也公事
父母順然心所不安不敢以苟從故文僖公常喜與
言事父母有疾不敢輕去床第之下研窮藥理得其
十全然後敢進進輒效文僖公旣卒以所事公者而
事伯氏伯氏秉銓十年人無得以一言私于公其自
修可知也和于九族處內外戚疏戚盡其情篤于奉

先在宮在墓恒爲久遠之畫毋敢以宗支間焉教子孫先行檢後文藝燕語所申申不離乎訓典與朋友交禮恭而言遜然至論議是非亦不以毫髮徇人有不合曉之以理而已不以其聲色賢者益見敬焉盖公雖不以世務經心然持行精白見事明施諸人者信其法利於治民故當官不赫赫爲名而人自理歸之日不以一物自隨曰貧吾素也少益之災也嗟乎公之賢於人遠矣公歿三十餘年觀察君以公遺狀謁銘于不佞曰此吾先人所嘗撰次者敢用是徼惠于子以卒先人之志不佞耄不任文事辭愈固而請

愈懇其詞藹如也有足以起余老者遂序論其事行若干言俾志諸幽公無嗜好獨愛遊名山喜與高僧逸士譚清靜玄幽之旨豈嘗有感於陶元亮石曼卿之風乎悲夫辛壬之際君子之禍棘矣若公豈所謂其愚不可及者非耶銘曰

朱絃直操白雪希聲逸老金秤疇敢改評因時為跡無將無迎動非循物止不近名以此銘公昭哉佳城

掌樂院正金公墓誌銘 并序

掌樂正清風金公諱致一字誠吾大丞相致仕忠靖公之冢子母貞敬夫人沈氏以 肅宗二十六年庚

辰生　景宗元年選進士旣而棄公車歸耕坡山今
上五年至京師初授　敬陵參奉轉奉事直長凡六
歲而陞典牲主簿從忠靖公使燕還歷郎工曹令
社稷尋出令江西遷守金川又遷仁川府使未幾去
由戶曹正郎出牧淸州由繕工副正出牧忠州間爲
宣惠郎忠勳都事　世子翊贊掌樂僉正方公再辟
惠郎會陞樂正命加郎秩一年淂遞正後又用太僕
辟爲判官公宰相子門戶光寵傾一時而從少至老
秩不過三品然所居由由然廉公愼法毋敢以小官
懈年六十己卯八月其甲卒其十月葬于仁川蘇來

山之原公為人孝友敦直在父母無違志亦不敢以其心之所不安苟以順于父母故忠靖公常喜與之論事然非有問不敢言也病世之為子弟者以人事老其事老也不以躬不能安也應對趨步婉敏如兒女兄弟之怡怡也而相觀而善則有朋友之道焉覘臧之亹亹也而愛之欲均則有祖宗之思焉亦孝之所推然也余與公同年進士也知其賢而未習也他日以舍人公見于丞相退而造其室一架之書數叢花竹相與瀟灑而已裘馬臺池耳目之娛貴游之所崇飾以相高者窈然若不入于心者嗟夫賢乎哉其

可爲卿相家法矣湖人洪氏府使重衍女無子子族子鍾純引儀鍾倫側室出也鍾純好爲古文狀公行簡質不華使銘之者不媿可謂能子也已銘曰

不以挾而貴者志之貞也不以居而移者氣之定也貞不循物定故安命彼諂諂者反以爲拙我聞諸周子曰天下拙風清弊絶于嗟公兮

自誌 一百四十字

君在家無異行立 朝無奇節好讀書獨不喜功利機數之言故其學知經而不知變貴遠覽而薄近功世或笑其迂君方以迂自喜毀譽寵辱之至頹然而

已矣心無妄用是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取能下而善止故行險而不自失亦不見傷焉年七十以尚書大學士致事去自題其寫真曰道在味其無味處身游才與不才間語人曰後世如有求我者我在斯矣

自叙

居士氏南宜寧縣人名有容字德哉孔子謂南容曰尚德哉若人父所命也父諱漢紀同知敦寧府事贈議政府左賛成母青松沈氏 贈貞敬夫人大學士文憲公諱龍翼嶺南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諱正

重曾祖若祖也維　肅宗二十四年戊寅降　景宗辛丑進士今　上初三受仕再去之尋復　世子侍直三轉而監永春縣庚申秋　上躬試士于文廟居士中丙科立　朝二十八年所踐履皆選職地望清貴同列莫或右焉然閒被　上旨錮削竄貶及阨于權貴不能安于　朝者半之盖戊辰　先王御真成而用都廳勞陞通政壬申寫進　懿昭哀冊擢嘉善乙酉用文衡久次進資憲丙戌以輔導　世孫有功加正憲丁亥致仕又加崇政居士性透而信古謂聖人之言無古今皆可行外是而言治者偽也故事

君自好惡是非用舍詞命皆欲其一乎正而無私也與朝廷交上不諂下不矜在醜不忮皆欲一出乎公清之塗也見於言語文字者類以儒術自輔然　上信其心而疑於用下惡其異而從以謗居士卒不能改其規矩以趨時好由由以居澹澹而止中歲官跡多在儒學詞林往往求出為州府亦未嘗久焉年六十九二之日上疏乞骸至明年春蒙　恩許休遂扁其堂曰榮老杜門不問世事以文章自娛

墓碣

進士李公墓碣銘并序

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陶淵明述古之貧士如榮叟原生黔婁子袁安之徒皆能以道自勝邈然若不可干而卒又自叙其志以託於四士嗟乎士固不易也自井田壞而民始困日夜謀可以去貧賤者則亦何所不至矣故曰士窮節乃見彼強者濫以亡其身懦者戚而易其志夫焉可以言士悲夫彼固窮樂道之人又非世之所賢也故常不著雖有士不可得而知也以余所聞有布衣李公者隱於始興之野樹屋以居糟糠不厭妻子懽然無愠色親戚朋友歸其仁鄉黨無違言寧相欲以一官處之則辭

曰其不頽也若公者其聞乎四士之風而興者歟謂之士無愧也已矣公諱聖好字之任　成宗子益陽君懐六世孫公故豪貴家幼不知家人生業及長踈曠喜施與其急人之窮無所計其取扵人也一毫不苟卒以是破其產不能為家而終亦無悔也公早孤事毋曹夫人至老趨走應對如童兒嘗自言曰吾貧不能致甘毳不以筋力為養于何盡吾心凡為母養者必以躬居喪以盡禮聞扵鄉叔父年老子幼無以為養公則迎而歸姑毋之無歸者又迎而館之每食必問叔與姑食乎對曰食然後乃食否則公亦不食

故公有食叔與姑未嘗無食女弟之夫成君殁於海西女弟又無子不食將死公亟馳往哭弔已乃曰夫死子不立則隨以死將使夫不祀乎且舅與姑之改葬也夫志也今其死猶有望於生者焉則死其為不負死乎女弟立收泣強食遂不死公為留數月買棺槨具衾襚先遷其舅姑之葬然後乃葬成君成氏之族閭之亦相與立其子公貌長而癯性高簡寡合好面折人過失然於故舊有深愛不以其存亡窮達而貳之鄉人信之故無怨有一友生死於羈旅不能喪公盡脫其衣服以斂之明日不能出家人笑之公獨

怡然曰人道蓋如是也公少治詞賦一時人士鮮能出其右者及取進士遂不復為公車業往往為毋屈然非其所好顧獨喜飲酒得酒輒痛飲至醉醉輒獨往來石中或履謳吟人不知其何樂也公聞春川好薪水可居舟其家以往未幾卒仍葬於其鄉梧里之原去其生甲辰得年六十九妻恭人崔氏甚賢公以貧為樂而恭人不以憂撓之故公之樂能全海西有園田極膏腴為土豪所并稅不入者數世公一夕取其券投之火曰使子孫賢亦不餓死其不賢將以是搆禍於人恭人曰善於是悉燒之其相助為善類此

後公一年卒同壙而祔男長德恒早歿有子曰益亨次德澄德弘德朋德凝女適上黨韓應箕今之請銘者德弘其婦余妹也故余習於公嘗造其廬弊冠短褐而已進客於大槐之下與語良久顧兒孫取酒益談笑道古今其言必止於義命無濫志退而觀於子弟之私長幼各有定業循循然無外慕益信公之修於身及於家者皆可為貧賤者法心悅之久而不能忘今之墓道之託不可以辭銘曰

好施而窮志于人也窮而不怨反以天也圭竇雖卑可尊者存孰其昭之我銘于阡

副護軍南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溥箕字子揚其先宜寧大姓也考諱錫慶山縣令縣令以上與吾同祖妣尹氏户曹判書卓然之女以　萬曆庚戌生公年六十餘始受仕授繕工監監役官調司畜署別提轉司饔院主簿由漢城府判官出松羅道察訪又入為軍資監判官　宗廟署令尚衣院僉正居職以廉恪著當路大人多禮之用耆年進秩龍驤衛副護軍明年庚午五月十八日卒壽八十一其年其月葬于揚州先壠之原娶李氏無子貳室子曰龍成實户公祀其孝克肖公亦年八十官僉

知中樞府事僉樞子曰履重公性甚孝親疾割其指出血以進居喪哀慕如孺子弟死育其孤孤忘其孤果剛能斷雖甚怒時有以理曉者立改若無事者少時避虜兵于襄陽襄守為具席延諸避兵至者勞之酒至公則辭曰 主上蒙塵何飲酒云雖飲豈能樂乎仍泣下數行諸在座者相視不敢舉箸守遽令撤之謝曰吾知過矣不樂而罷其強於為義如此銘曰

維孝維年公受于天人爵因之公具享之遺贏于子其子似之鄉黨之愛尚於其藏罔俾牛羊

孝子軍資監直長吳公墓碣銘 并序

我
成宗理國有道興士于行士在朝相勉以忠信在家相語以孝弟治教之盛廩廩三代矣盖當時布衣之賢如金清寒子南秋江其志節固照映百世而言其行誼卓異者君子以吳公浚為尤公同福人也年十餘則以大孝聞鄉里父病殪伏而吮之口不離疽者凡三日夜病遂已母將死斷指飲之血母復生及喪日一粥不醬不鹽至白毛蔽身哭聲類嬰兒聞者為之隕涕晨昏上墓有虎常先後之月朔輒生致一麃家人取以祭之以為適然月望復然去墓五里有甘泉每鷄鳴公自擔瓶取泉以供祭祀手足為之

毄豙一夕大雷雨地裂墓左數尺水湧其中甘冽異常太守閻異之馳往視果然發民甃之號曰孝感泉於是監司御史以狀聞 成宗嘉之擢公軍資監直長辭不拜又 命復戶旌閭及卒勑本縣春秋 賜祭世世勿替褒其孝也公之先有曰文靖公璹文齋公潛世爲高麗宰相曰自貴翰林學士承旨寔公之曾祖也大父石山父彭年不仕公之子曰希伯參奉今之乞銘者公六世孫時挺時挺裒之京師遍謁諸名公學士得其詩賦記銘以表章公事使公之德烈愈久而愈彰可謂能追遠矣銘曰

孝哉吳公事亡如存夙夜戰兢如覲如聞公在其鄉禋禍之民孰其知者有赫皇天雷發其泉虎獻其麃莫曰蒼蒼有徹嬰哭是用銘公大字深刻凡百君子過此必肅

通德郎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先君子簡交遊同里而相樂者二三長者而已諸長者飲酒必折簡呼南隣金公公秀幹豐下顔如渥丹至輒捉枕坦腹而卧與座中言皆爾汝之然座中得公笑語益瀾漫相顧甚樂也公益呼酒長飲醉輒爲短歌其辭曰烏巢枝白鷺慎莫窺怒烏妬白色滄浪

水濯濯羽蘆花風灑灑羽怕他啄向風塵落又歌曰
誰謂我老老也如許耶着花眼却明持盃笑自多秋
風自生白髮我也如渠何往往持盃歌呼不知酒之
落地也盖憤世自豪寓之聲而見志焉公貌若儻蕩
不備然有內行事所後母金氏盡其愛宗家貧不能
祭則割驪江良田數十頃以贍之其後祧廟及公而
卒不言其田親戚咸誦其義累試於有司竟不得志
居母喪甚哀以死時年五十八先君子為誄以哭之
曰德甫恂恂好善人也世無知者惟吾二三子知之
爾德甫公字也諱昺九安東人考諱磧祖諱益厚曾

祖諱晊皆官府使公幼時以父命出爲仲父碩之子墓於木川真岑之原恭人許氏祔焉恭人知中樞府事琓之女有四男翰國柱國廷國佐國武科縣令二女嫁李泰春洪尚寂銘曰

公之所樂者天天之所予者窮天予而公樂之夫孰知命之窮通

利川府使金公墓碣銘 并序

仁顯王后之將遜位也 內供已撤而太醫金公獨進蔘茲如禮忠文公家賓客無敢往來者獨公以時謁起居惟謹士大夫以爲難公諱有鉉全州人少業

武選補禁旅既而毋卒父且老乃曰人子不可以不知醫遂取素問諸書熟讀而精思之業既成薦入太醫大被 恩顧嘗侍 上疾伏而假寐 顯宗自解衣覆之公惶恐誓以死報國公既精于術亦有天幸進藥輒效一效輒進一資盖自通政至資憲僅六年耳而凡四進資視正卿同列莫敢望焉 肅宗初陞正憲又九年而擢崇政 上愛其愿謹時與之戲然公益洞屬自持往往因事納忠有諫諍風 上益善之所 賜田民廐馬服用之屬絡續於家尋以父憂家居會 上違豫 命起復入侍推 御膳以食之

用侍藥勞服中加崇祿於是公年五十餘矣公始以
治腫教授遷禮賓別提同知中樞者一知中樞者六
閭出爲陽城積城衿川縣監高陽安山金浦郡守其
爲利川府使年格已滿而 上特用之異數也其治
民如治病一出誠愛所至吏民德之一日侍 上便
殿 上問爾年幾何對曰臣犬馬之齒八十三歲
不乏又食十三日矣 上大笑曰老人非帛不煖
賜紬段貂帽以寵之居無何遇疾卒實乙未五月六
日也壽八十有四 特賜棺木內司致喪需以葬于
楊州淫谷坐酉之原公孝友敦直內行純備事後母

毋忘其非已出也撫兄之孤孤忘其無父也用是見
重於當世長者視人之疾視疾之緩急為後先不視
其力勢其以疾来者雖中夜為之倒屣在内院好奬
進後輩不以年位壓之故人得以盡其見余曾祖文
憲公常稱其賢有疾非公藥不服曰此仁人非傷人
者公之考曰節制使其用公貴　贈判敦寧府事妣
具氏成氏俱　贈貞敬夫人元配高氏無子祔公墓
者實繼室李氏是生一男若礪察訪四女皆嫁官人
察訪四男履元履亨履遂履貞履亨世其業累資至
崇祿被　上眷愛如公在　先王時人皆榮之遂貞

亦以醫得官嗚呼始余見公冠者也先人命之拜曰是翁也吾先祖視之猶友汝當拜翁當坐受之至今想其風儀清矑鶴髮翛然如畫圖中人不能忘也銘曰

人或以術而窮公獨亨人或以壽而辱公獨榮匪天私公維善之禔厥躬

戶曹叅判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龍慶字而見慶州之金世有聞顯至觀察使諱弘郁以遺直 贈冢宰謚文貞是爲公曾祖祖 贈贊成諱世珍遭家難不仕考諱斗井有文行早卒用

公貴　贈吏書叅判妣俞氏大司憲擩之女公始以
進士游太學風議伏諸生彛仕為　敬寧殿叅奉
肅宗末擢庭試丙科薦翰林為　世子侍講院說書
東宮疾新愈賀有日矣會　上違豫公上書　東宮
請勿受賀事遂寢　景宗初由兵書郎拜司諫院正
言乃上疏曰　殿下沉静之過或歉分曉寛仁之至
却少明斷群臣交口進言而　殿下殊不聽畢竟
發落不過曰依曰允若此不已臣恐群下罔攸禀令
而國事日非矣自是歷獻納持平累遷修撰校理副
應教而間為吏書郎太僕正兼司書文學中學東學

漢學教授校書館校理又一出為北道兵馬評事然
居三司之日為多而不以罪去未嘗不言嘗論宋成
明趙最壽傾許熒惑之罪而請寢太學生尹志述之
遠配已大愠于群小驟被劾且罷且削久之不用而
公益自淬礪逮今　上初入三司則首劾沈壽賢黨
逆請屏之絶島仍伏閤請逆臣鳳輝正刑泰耇錫恒
孥籍光佐泰億安置又請故貞士宋甲祚　賜謚收
還太學士李縡削黜褒　贈悟退臣權忭先正權尚
夏配食華陽書院其他規切君德臧否人物所建白
寢廣而不悅者愈衆然賴　上察其忠言雖不盡用

且優容之時臺臣請一鏡疏下五賊正法而　上只
命一人用次律公言五賊之為賊一也法亦當一忤
旨削黜踰歲不叙而鄭夢果叛矣於是筵臣宋寅明
白　上曰鄭汝立之誅　宣廟謂李敬中之杷汝立
有先見　特命贈官今鄭夢伏法而金其罪籍自如
何以為勸乎始得叙　宣懿王后薨且葬差都監都
廳事竣進階通政大夫除工曹參議不拜由兵曹遷
大司諫時三司請復四大臣爵而　上只允其二公
又言四臣之為忠一也追復之典不宜舉二而遺二
不納前主簿韓元震引筵中語諷　上而語出史官

上命削元震　經筵選史官拿鞫時　上怒甚廷臣無敢言者公獨慨然爭之詞直義正士林傳誦以為有古諍臣風得　嚴旨自引罷持平李大源欲因此激　上怒繼請加罪掌令閔珽斥其譏訐狀　上乃大悟立　命公敘用削大源仕版伯氏郡守公居湖中鰥獨無養甫解官輒往省視蚤夕不去側會又以諫長　召乃上章陳情乞去官以終兄年朝議雖不許而公亦不復至京師拜洪州牧使亦不赴自戶曹參議遷吏曹公益不樂力辭踰年而　上勉出不止公不得已膺　命為政甚允公議尋以藩任間議忤

相臣罷歸間除承旨禮刑曹參議皆不拜用久次進秩嘉善大夫開城府留守屢辭不獲至則簡易為治至獄門不閉松人德焉圖像以祠之入參判刑曹轉户曹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副摠管以謝恩副使將赴燕查對已領相李光佐請與相見公辭不往三請而三辭之或曰既見於查對于其請見也何辭之堅公曰查對公也請見私也吾無私見之義聞者乃服使竣還至豐潤遇疾卒距其生戊午甲子一周也臨卒顧謂兩使曰吾死於此命也但奉使未復 命與諸公同来不同歸此可恨耳索筆書家傳忠孝四字

使歸遺二子色夷如也 上聞震悼 贈吏書判書
喪至松都父老攀柩號泣至柩不得前後 上幸松
都聞公治狀嗟異之 命公子校理漢喆往省公祠
人以為榮公初娶晉山姜氏繼娶青松沈氏咸有婦
道姜夫人二男漢喆令叅判漢說進士早卒沈夫人
一女適縣令鄭樸叅判三男長元柱次文柱進士二
女適李博載沈毅之進士一男命柱二女長適鄭脩
嫂餘並幼自調劑之論盛而言議之士裒擢紳大夫
刓方就圓以趍時好而風俗為之一變矣公立朝二
十年慨然以世道為已憂當言言之無所隱危惓惓

於義利邪正之辨卒以是多忤寡合落落侍從之間然一時名論賴之而有所扶樹翕然為善類所推重至今數大夫之賢者必首舉公曰若此公者何處得来嗚呼斯可以蔽公矣公之墓在瑞山郡丹丘之原而參判公將樹碣以識公事屬余譔次余少而聞公之風而知慕之今於不朽之託有不可終辭者銘曰

夫或避險而趍夷我行如矢夫或循名而競利我心如水昌言正色不詭不隨存而為 王國之楨歿而有士林之思閱世滋多益知公賢最厥懿蹤式表幽阡

繕工監監役官 贈吏曹參判徐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宗愼字思叔徐氏籍達城者世有聞人而忠肅公諱渻以名德尤著 宣祖時徐之顯于今者咸祖忠肅公忠肅公四子其仲曰景需典籤 贈吏曹判書是為公曾大父大父諱亨履僉正 贈左贊成考諱文道司評 贈領議政妣金氏參奉貽之女盖公於國舅孝僖公為母弟而於 貞聖王后叔父也公事親順處兄弟宗族一於和居家自治其身者皆可為子弟法季子參判君妙年擢文第出入侍從人為

公榮之顧公獨兢兢若有畏恒言所申申惟杜門息交遊讀書飭行而已 景宗元年 貞聖王后進世弟嬪則公捲其拏以鄉居無何賊臣構大獄以動世弟而孝僖公之孫首及於禍人皆慄慄爲徐氏懼然公父子卒無事人莫不賢智公以爲古人不如也今 上初除繕工監假監役官不就於是參判君已進用于朝矣欲輦公之京而公固卧不起曰吾若入城汝無居鄉之日不如留我在此汝可仕則仕否則歸而相守可也有識聞之益賢智公竟以翌年丙午考終于鄉廬壽六十有九墓于抱川新基向乙之原

夫人金氏祔夫人通德郎會英女公端介有操執家
旁落甚夫人克承其志爲娣姒妯娌者盖十數而各
得其歡心凡舉三男長命三次命五牧使季命九即
叅判君公之得　贈至亞卿用君貴也二女適南泰
元金光慶命三早卒命五以其子判官好修子之而
取族子厚修爲子命九無子子族子修撰孝修好修
子有階孝修子有隣有防南子德彬金子憲吉始叅
判君屬其族父蓮溪公狀公之行君旣卒而好修以
其狀來曰銘之必子也季父志也嗚呼余與叅判君
故也媾也其亡也哭之出涕哀其死而泯其志不幾

於溺之無從乎銘曰
先屯而卷識之遠在泰而惕操之確素厥履燕及厥
子墓有刻求公者獲

孝子　贈刑曹正郎趙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義格字公允白川郡人　太祖始開國有臣趙
胖奉使上國　高皇帝善其奏對有禮遇我加厚胖
遂爲功臣第一是其先也父廷晉娶皇甫氏女以
仁祖乙酉生公其在稚小則以孝見愛鄉黨閭既壯
而貧無以爲養即奮曰子不力敢尤貧乎自服力山
田不以勞廢時暇則漁于海濱以給養具暮行山林

中取薪柚自爨父母之室父母悶其勞止之則跪而
對曰兒自不勞耳勞則止卒不止父疾病公熱心爇
形三年見者為之泣夜輒爇香禱天雖甚風雨無一
日不禱既革斫一指出血以飲父父以不死二日事
母順志於未言里有媪與母相愛好則迎置于家使
妻同衣食以佐母讌笑公少學書既而棄書業弓馬
既取第輒嘆曰吾所為舍文而就武者為其淂之之
易而急於悦母也母老吾豈可遠游以求仕哉遂不
求仕及母卒人勸之仕則泣曰向也為母老而不仕
今也以母亡而仕吾不忍也遂不復至京師年七十

六終于家葬于黃岡之西朱霊之山今 上十二年
海西人士列公行誼聞于朝 特贈刑曹正郎二十
五年又 命有司旌其閭公娶水原崔氏生四男世
琦裕璟世珩世瑚今之謁銘者裕璟子聖揆世其孝
手無一指問之泣而不言盖公性質無偽行有不慊
於心不爲故其行常出人嘗居 顯宗喪三年食不
肉此一節爾善觀人者亦足以蔽其全體夫銘曰
每每黃之原兮孝子之畬瀲瀲黃之水兮孝子之漁
我銘在石兮百世之下讀者其肅諸

竹醉金君墓碣銘 幷序

余簡交遊惟伯玉為得意然伯玉蚤貴當其甚顯時余尚布衣伯玉忘其位余忘其賤文酒相提挈惟恐日之不足也伯玉酒間往往稱節卿奇士余問知為君因以得君之為人冀一遇之而竟落落不偶伯玉既死余且耋用于朝所過逢多貴遊思得與布韋中倜儻不群如伯玉者遊而卒不可得則益欲見伯玉之所稱奇士者然君不可狎而見也時聞其来往東村朋友間六博投壺酣飲歌呼風流籍甚益欲立見其人久之有以君所為浮雲詩者誦於余余為和一章以達于君踵其人至門君欣然曰吾固知君之来

也輒取酒相飲酒半出其詩讀之曰吾詩止此欲令知者知吾心而已君少余一年髮鬚白者過半顧其詩不老鬱然有聲焰其遇感激不平如笑如罵蓋無往而非君也語終日視其起居言貌衣冠不以始而加飭亦不以久而加褻世俗所謂得失榮辱態色盻域無自以入其心而形諸貌蓋無往而非其詩也余於是益賢伯玉之能知人而自覺允且陋懼無以當君意也君家嶽下余居東山之趾其地饒秀石清泉往往有詩人酒徒居焉計其選日招呼與意至相造訪幾無時日不見而見輒酒賦章挽連日夜不倦如

是者九年而君卒君卒而余亦老且倦不復出而遊
矣悲夫君諱履廸安東之金以賢為世故忠臣文忠
公諱尚容君六世祖也考諱令行僉正大父諱時傑
湖南觀察使妣淑人吳氏忠貞公斗寅女君名家子
少負氣自豪謂功名不足為為人儻宕不拘然持家
嚴妻子不敢以惰容見與兄硐翁伯仲間相為知己
褻私之語不及生產與朋友和獨不能忍人之不義
而折責之乃已不為貴者饒故多怨然不為背面言
故賢者益見知然見知者恒少竟落拓不合死君以
己卯五月生嘗自號竹醉死時年五十八墓于衿陽

之其原娶宋氏郡守秀良女有男四人長魯淳次普淳汪書晉淳日淳嗚呼君雖死於窮四子皆才人謂節卿不死不食之報將於是焉在銘曰

夸夫以得時為遇達者以知我為遇世皆趨於時宜其不遇者之愈不遇也嗟惟君不愠時之不遇而喜余之遇生吾同其樂歿吾傳其人謂之遇可乎未可謂不遇也

尹景平墓碣銘 并序

君子之守固志於不奪矣然人主援之於上順之則榮忤之有咎於斯時也而能不失焉者鮮矣舉世皆

動於利汎之而無譏焉異之而無稱焉於斯時也而能止焉者寡矣自其少壯至老且死而一此道無變焉者尤難矣若是者始可謂獨行君子而非踰於義安於命者不能矣以余觀於今世惟故友景平其人歟景平諱心衡姓尹氏號臨齋坡平人自爲布衣時標望傾諸生 景宗辛丑選進士旋擢庭試第一例授成均館典籍轉騎曹春坊爲司諫院正言時賊臣陰結宦婢謀危 東宮覺斃宦婢以絶口公與宰臣數十人請竄覈表裏締搆狀不報遂不復仕退築室屏溪 上元年乙巳始起用舊臣而公入館職累遷

至應教閒出入臺諫常帶知製 教而吏曹郎政府
舍人兼春坊學教授校書館校理皆選授也其在三
司言一鏡誅而尚有五鏡其疏下諸賊不宜異律又
言壬寅按獄之臣結案於死囚以實其誣罪當遠竄
又言誣人自有律況以申致雲之醜誣先正而削黜
已乎宜 命島配又倡諸僚伏閤請正泰耉鳳輝等
危逼 聖躬罪又言南九萬尹趾完崔錫鼎負罪
先王不當配食 廟庭並不納臺臣任徵夏疏論
景宗有疾群兇擅國狀校理趙顯命以為誣逼 先
朝請章奏禁言 景宗時事公以為顯命右袒群兇

熒惑聖聰陰售譎疾之計圖逭嫁禍之衆露章請竄不從蓋公周流三司甫朞月所言議皆可誦於世士論翕然歸之其在講筵發明經義指陳時事剴切懇惻上甚重之嘗夜對應製居首特須貂帽又賜諸詞臣酒公受爵輒盡至三上色喜曰非獨詩也酒亦第一廷中榮之丁未秋光佐等復起用事盡逐討逆諸臣叔父圃巖公首遷西塞戊申移旌義公時居母憂從至海南聞嶺賊陷清州奔命至京賊平退居西湖制終驟除三司時朝論又大變名曰蕩平而向所謂是非義理者爲一世防禁矣公益

絶意仕官而　上堅欲起之前後以不膺　命下吏者累十章家遭府使公艱服除仍處坡州墓廬閒差都監都廳不就除東萊府使於是蕩平行且十年士大夫始稍自異者往往出而仕矣公則曰辭卑而居尊為非義竟辭又除旌善襄陽則曰辭內而居外為占便亦辭居數年　上臨筵謂侍臣曰尹某非山林士而君臣幾不識面可乎其以予言諭之公聞之歎曰上諭及此不敢不一覲乃出謝館職會　上違豫未入對而以館直　召公曰以職事就召非吾志也遂不赴　召被旨出鏡城判官先是公以累官不起

斥守寶城郡至是補鏡城皆數月耳然南北人士稱其治久而不衰乙丑　上幸長陵公自鄉居伏迎于輦道　上問知為公也　教曰拜卓茂為侯史稱之褒獎恬退王政攸先擢公工曹參議不拜遷承政院同副承旨罷歷兵刑曹參議司諫院大司諫皆不拜乃上疏曰　殿下之惡朋黨惡其私也而舉國靡靡遂成私邪之累爵祿為孤注名節為土芥　列聖培養之士氣先賢作興之儒風掃地盡矣臣淺短無能上無以出氣力而猷為駑怯無勇中不能捨死生而盡言下此而改頭換面露體塗足亦有不忍為者

矣尋罷旋除弘文館副提學會三司復請追罪光佐泰億公曰吾以初發啓人不可以不仕而不言又上疏曰臣於　嗣服初屢陳沐浴之請而日月寖久世道貿遷此義晦蝕爲時忌諱今幸大論復發天討始震而　殿下於光億两啓旣靳　俞音荐下　嚴旨臣恐一線士氣從此而消剝無餘矣臣雖癃廢肺膓而目猶是乙巳之舊䌷繹憂歎懷不自已而其不可冒進之義至此而益明矣　上以大臣去姓罷公公自是益與世相忘世亦不復知有公而獨　上高公志雖不能屈心嚮之壬申冬　特命進階嘉善拜同

知中樞府事至此之嚴子陵翌年春除禮曹參判同
知　經筵義禁府事提舉承文尚衣院活人署以甲
戌閏四月遇疾卒壽五十有七　上悼甚賻贈出例
外士無知與不知相告嗟傷曰清流空矣以其月葬
某鄉某原殮不用朝服從遺志也公之先世有名顯
曾大父諱飛卿參判　贈判書以直道顯、顯宗時
大父諱明遠直長　贈左贊成考諱鳳韶府使　贈
參判妣李氏知敦寧府事徽夏之女夫人黃氏修撰
奎河女有二男象厚養厚二女適參判趙瞰士人李
直永公性孝友事父母在殁無違禮弟有貞疾臥起

與同吟呻手治湯爻十年如一日親戚不以遠近故舊不以賢愚一於誠樂誦人之善惟恐人之不知也見不善若病於已故人皆愛服不敢以非義聞於公家甚窘麤糲不繼顧嚴於辭受一芥不以求諸人無其名雖有饋不受也見人之居勢要雖朋友婚姻淡然若相忘也聽人之言田宅貨財輒垂首而聽若無聞也踈公平生不知者或意其過於嚴冷而及就之色夷而辭安循循然善下人於此盖見所養之厚焉公有神聰一過目終身不忘博觀於書而約之以經傳閉戶潛心殆欲一理之無遺也精通史學尤習

國朝典故論事則斷以義理而不言成敗論人則斷以心術而不言禍福識者聽之亦足知其蘊諸中而未施者自有大過人焉嗚呼公以世祿之家早登顯仕初非果於忘世者顧以國是未正士論不行爲憂自在　經幄常有歛退之志及見時事日乖空言無施則浩然長往備嘗艱屯而不易其守以至沒齒而無悔蓋數十年間世道之消長屈伸不一其變而論其始終一節惟公一人而已文章簡整不雜如其爲人喜飲酒引滿然非其人鮮淂其驩蓋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盖嘗聞昜於吾友君子安時不能為時安之於義窮亦吾時達亦吾時匪惟言之亦允蹈之望臨一世而色不矜沒齒荒野而無慍辭用是銘公以俟知者之知

朔寧郡守宋公墓碣銘并序

公諱秀良字秀夫宋氏之先自新羅王相舜恭始籍鎮川在國初叅判愚顯五世而至監司諱英耉號瓢翁先海時不順於廢母論斥不用卒 仁祖初 贈大宗伯又三世而至三宰諱昌以恬簡重於時三宰公無子擇於堂兄晶之子取公為嗣始以蔭補繕工

監監役官以憂去後除內侍教官仕滿陞軍資監主簿遷義禁府都事尋出監永同縣甫三月去拜牙山縣監牙吏猾倉庫盜欠至累千斛公至則刻日徵其逋不少假吏急遂與土豪不樂公者共賂臺地竟中公以事及對吏行查事皆白然竟以此罷敘翊衛司衛率陞翊衛轉　永禧殿令出守楊根郡爲治專務剗弊甚有條理戊申之亂土軍不能隊公招亡補缺約以仁威領赴巡撫陣上又爲文諭告一境曉以逆順民以不撓亂已錄原從功一等　贈三宰公左贊成時朝廷以畿甸數邑多盜守令用武臣而公得遞

邑人惜其去刻石以頌焉　宣懿后之葬也差都監郎廳以司宰監主簿出守朔寧郡郡有殺獄歷十官不決公疑有冤覈得其狀果被人誣實不殺也囚得不死吏民服其仁又值荐荒條畫賑政如治家事允受哺於其境者幾無一人流殍監司御史相繼請褒將進資通政而公力辭免尋以監司嫌罷去於是公旣老家居不復仕以丁巳八月卒壽七十有二葬于楊州培養洞先兆之次淑人李氏祔淑人縣監命相女事公五十年無違德舉三男胄孫徹孫宜孫進士二女適黃尚元金履迪胄孫男宅休縣監徹孫男彥

休宜孫男樂休翼休學休黃百祚金魯淳洰書普淳
晉淳曰淳其外孫也不佞與公三世同閈自在童丱
獲習於左右樂公之端和愷悌而公亦不以其卑幼
喜與之言所言皆兩家世德緒訓及先輩言行可為
後生法者而已退而與其子若孫游又皆敏於事長
敦於友恭蓋自公之歿二十年而繼其子若孫好如
公在者一日如也今公冢孫縣監君以進士君所撰
行錄屬不佞而曰子宜銘噫烏可辭銘曰
慈儉為民孝謹為家百嘏來施厥施如何既壽既寧
子孫又多是用銘公我辭非夸

司諫院正言朴君墓碣銘 幷序

湖南觀察朴公大仲以其子相冕狀屬銘于余其辭絶悲有不忍讀者嗚呼以君之賢也墓草旣三宿矣而士友之賢者哀之如始死蓋少而達者類銳乎進君則逡巡負其有者類自好君獨肫肫則余之得君於一面者然而其見愛於士友亦以是夫生吾所亟賞死吾所甚悼今於不朽之託胡忍辭君字文中年二十三及第始補承文院副正字以攝記注侍 上

上見其進止端詳筆翰華敏固目屬之從容謂曰爾父子同朝予甚嘉之予知爾可用勉之好成就尋薦

拜注書侍 上鞫囚累月卒不敢色惰文案委地而
君紀載獨詳 上益嘉之後値 親政 上乃曰注
書久勞今日當有賞 特命陞六除成均館典籍由
兵曹正郎轉司諫院正言自吏曹佐郎出評事北道
兵馬以病遞尋差 孝昭殿享官 上顧謂曰久不
見朴相冕今老成人矣未幾被疾卒旣吊賻如例矣
其明年 上臨筵教曰朴相冕其心如玉面如其心
今亡矣予甚悼焉 特賜加賻及聞遺腹男也則又
喜曰果有後矣嗚呼君藐然一新進耳其獲近于
君僅可以日月計而其受知也如素無間於死生非

甚賢惡能得此顧局於年不究其用惜哉君之卒以丁丑十一月得年二十有八葬于開城府南魚化山向卯之原朴氏本新羅國姓羅亡附籍于潘爲潘南人後世有曰直提學尚衷以直道著麗季入 國朝賜謚文正六世而爲文康公紹自是代出名德朴氏遂爲三韓大閥觀察公名道源夫人金氏郡守漢明女判書有慶孫以今 上六年庚戌生君爲兒端重有度判書公亟稱爲遠器及冠從曾祖黎湖公命名與字語家人曰吾先墓局勢端正相地者曰子孫必有鍾是精者其殆在斯乎盖自稚少爲長者期待如

此君幼喪母鞠于祖母致愛視父之為也事後母如
母之在也父憐其孤子頗弛置不束顧君自飭為子
道欲父之善無窮也有小過輒憂於色父甚倚之常
言吾於出處語默弗底大戾繄是子之助為多性又
開悟甫成童通經史旁及諸子皆會其指歸尤喜為
古詩必出於情性者不以雕繢為也至八分篆隸繪
素之為藝固薄之不為也然為之輒得其妙患世之
分朋黴逐傾奪之所自起游居一室泊然去外想與
人譚論不苟為同異惟是之求雖以父命時時從仕
非其志也君娶完山李貞祥女左議政觀命曾孫也

有男女各一男即遺腹者所著有所謂聽春子者若干篇銘曰

淂於　君蚤矣事之日胡短受於天豐矣與之年胡靳理者不可推徒為文中而悲

雷溪集卷之二十二